



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揚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恭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益州刺史

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王褒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

得賢臣頌

王子淵

向曰王褒為益州刺史奏褒有逸才宣帝乃徵之既

至帝令作此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良曰荷旃也

者難與論綿綿帛也言夷狄負旃服毛

之麗密也 以爲純絲 糞藜舍 糗者不足與

論太牢之滋味

翰曰太牢野菜舍食也糗麥飯也

飯者不足與說太牢之滋味也 今臣僻在西蜀

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銑曰蓬茨草

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我翟之

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

庇其蓬室若廣廈之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

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

濟曰王褒奏

微之故謙云不克厚望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 然敢不略陳其愚心而抒情素

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記曰 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

則爲謙辭此頌之文首也 則爲謙辭此頌之文首也

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向曰恭敬惟思也言敬

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

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者正令之始公即位

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已而

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服虔曰恭恭敬

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二曰春三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也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五始一曰元夫

樸清冰淬子其鋒越砥斂其鍔

將劍名樸劍未理者淬謂燒刃令熱漬於水

中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鍔亦

刃也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王召風胡

冶即巧冶也善曰得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

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越春秋曰干將有甌冶

請比二人為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有甌冶

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

詰曰淬作刀鑿也淬子妹切鑿工練切說文

云鑄劍刃也晉灼曰砥水斷蛟龍陸剝充犀

石出南昌故曰晉灼曰砥水斷蛟龍陸剝充犀

革忽若篲汜畫塗也篲帝也汜謂灑地也塗

泥也言以利劍斬蛟犀忽若若國用賢臣化

之也善有如此也善曰胡非子曰負長劍

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剝截

也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泥灑之如此則使

處也善音遂善曰塗路也如此則使

處也善音遂善曰塗路也如此則使

處也善音遂善曰塗路也如此則使

處也善音遂善曰塗路也如此則使

處也善音遂善曰塗路也如此則使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如淳曰矻矻健作用貌人及至巧冶鑄干將之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矻矻曰勤

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衰茂百丈

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論曰誰婁古之明也

之巧工也削度也延長也更使明目者

言巧拙之理且如上之所述則更使明目者

正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

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

賢之效也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

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

輸若匠師也般若萬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

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

困也胡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

於行曾喘膚汗入極馬倦向曰御駕也駑劣

鞭也言人駕劣馬則傷馬口勞鞭策而不進

行曾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肖之

人理國既亂矣身亦危矣及至駕齧膝驂乘

且王良執靶霸韓哀附輿銑曰齧膝乘也

良韓哀古善御者也靶轡也輿車也應劭曰

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

且替良馬名也駕則旦至故以爲名王良郵

無郵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有御此

復言之加其精巧也音縱騁馳驚忽如景靡

茂百丈

古之明也

更使明目者

國不亂者得

趙岐曰

史記曰

公輸若

般若萬族

多伎巧者

也史記曰

溷

駑劣

不肖之

驂乘

應劭曰

齧膝乘

王良

郵

此

故服

方

古之明也

更使明目者

國不亂者得

趙岐曰

史記曰

公輸若

般若萬族

多伎巧者

也史記曰

溷

駑劣

不肖之

驂乘

應劭曰

齧膝乘

王良

郵

此

故服

方

方

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翰曰絺絺葛也鬱煥熱也襲衣之涼不苦盛暑之

悽愴寒之甚也夫服葛衣之甚者蓋有具而

熱衣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善曰論

語曰當暑絳絺絳孔安國曰絺賢人君子亦

俗葛也論語曰絺絳之厚以居海內易理向是以

聖王之所以易海內曰善本有也字

嘔吁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

俊也接也應劭曰嘔喻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延夫

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

迹仁惠之策故賢臣歸之擇人求士必樹霸

王伯之迹也索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圍空

之隆濟賢士周公故能致太平之化圍空虛以

成盛業握於魯周公誠之曰無以魯國驕士

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齊桓

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圍空虛齊桓

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賢人將見公好

必夙興設庭燎以爲盟主善見之故能匡輔周

室會合諸侯以爲盟主善見之故能匡輔周

也力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

人人臣亦然說曰逸樂也言君王勤於求賢

君勤求賢良是以忠矣善曰呂氏昔賢者

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

惘苦本誠則上不然其信善曰揆度惘至也

誠信也惘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賢良曰

不見信用雖進仕於朝不得施用其功是故

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

子飯牛離此患也濟曰伊尹未遇湯為桀庖

具其膳太公未遇文王而困於屠牛鼓動其

刀百里奚為晉虜而賣之秦以五羖皮贖之

穆公用以為相鬻也齊門飯牛此四賢皆罹此不遇之患也離猶

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燎子曰伊尹負鼎俎刀以干

文子曰伊尹負鼎俎刀以干孟子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以要

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及其遇明

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

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翰曰關也去卑辱奧

於六泝薛而升本朝離蔬釋躄脚而享膏粱

向曰奧幽泝汗也蔬菜食也躄庶人之屨也

榮以職位惠以祿食故去平生卑辱幽汗之

味以衣朝服也張晏曰奧幽也泝狎也辱汗

也如淳曰奧音郁應劭曰奧離此蔬食釋此木

公族大夫膏梁之性難也善曰國語藥伯請

肥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食肥剖符錫壤而光

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悅士者所以剖分也符

天子分之各執一契舉動所為必合於契然

後奉命而行之錫賜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太

平之功天子乃分符賜土以爲諸侯光其祖

考傳業子孫此則使賢士有所資益而喜悅

勸也其將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

臣故善本無虎嘯而谷善本有風冽龍興而致

雲善本有氣字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情龍起

感雲而隨也列清也龍善曰周易曰雲從龍

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雲虎者

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

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肅動於巽林二數相

運風故能蟋蟀俟秋吟蟋浮蟋由出以陰向曰

蟋蟀皆蟲也俟時而鳴知陰以出言如賢人

待明君而任知明時而見也善曰易通卦

名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

蟲魚疏曰渠啓甲下有翅易曰飛龍在天利

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翅易曰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以通泰故大人起治萬物而萬物利

而見之大人則天子也善曰乾卦之辭也

龍以喻大人在位見之臣也王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

曰天下萬物在位見之臣也王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

王國良曰皇美也多士謂衆賢也言思美衆

也葛曰皇天多生賢人於邦願故世平主聖俊又

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齊曰文武文

王武王也

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

布列位也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

乃穆在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彌善本

鐘逢門子響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聚其

精爽會其神理君臣道合加以相明上下不

疑德義諧和則雖伯牙操琴逢門子響鳥號

音韻也伯牙善鼓琴者逢門子善射者號鐘琴

名鳥號各弓名也晉灼曰籛音迭遞之遞二十

四鐘各號有節奏聲之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

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長笛賦曰號鐘

高調號鐘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

擊鐘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籛為號不得便

以迭遞遞判其音也善曰孫卿子曰黃帝作弓後

有善服射父以其道傳拜拜逢蒙漢書曰黃

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龍

故各其弓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

亦俟明主以顯其德待也俟上下俱欲歡然

交欣也翰曰言君上下謂君臣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向曰君臣之道不疑雖左翼乎如鴻毛遇順

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銑曰言君臣道合如

如大魚游縱於大川得其性也翼飛疾貌沛

吹鴻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曰

何也皆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

必臻良曰化滿四方被于無窮而遠方蠻夷

揚子雲

畫形於趙充國為將屢有大功
有寇上思將帥之臣追羨充
國乃召雄為充國圖畫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

翰曰聖明神靈惟我宣帝也
能廣其德也先零有諸羗而猖狂背叛
侵於西疆也戎大也先

零羗名也善曰漢書曰諸羗先零
零羗別號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
西羗反

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音

協韻良曰虎臣即充國也言其猛如虎也
充國為後將軍故曰後將軍惟辭也六師
六軍也震懼也言羗人懼之昭帝時擢充國
進厥虎臣闢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
為後將軍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羗
毛詩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又曰徐方震驚
既臨其域喻以威德天子威德以示之域宣喻

其降也善曰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
欲以威信招降罕罕乃上疏曰因田致穀威
德兼有守矜功謂之弗克翰曰有守謂酒泉

宣帝請擊罕罕開帝使與充國共討之充國喻
之使降賢謂充國曰喻其使降不勝擊之故
云弗克克勝也矜功自說有能也應劭曰酒
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之便不應如擊之
論語識曰重耳請奮其旅于罕之羗向曰辛

反譎伐德矜功請奮其旅于罕之羗武賢請
震其兵眾以擊之奮震旅眾也罕羗名韋昭
曰罕羗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善曰武賢
言但擊罕羗也天子命我從之鮮陽開曰擊罕

先零自降也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之水應劭曰宣帝使充營平守節謂守忠勇也屢
良曰充國謂頗進表言勝捷之事也善曰漢
奏封章謂頗進表言勝捷之事也善曰漢
書曰充國封營平侯也守節謂守忠勇也屢
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料敵制勝威

料敵制勝威

料敵制勝威

料敵制勝威

料敵制勝威

料敵制勝威

料敵制勝威

料敵制勝威

料敵制勝威

料敵制勝威

料敵制勝威

謀靡亢音剛其前敵濟曰料計靡無元拒也言計

拒當也景善曰制勝遂克西戎還師于京翰

已見張景善曰涉書曰克國奏言九斬首七

可老國振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向曰鬼方謂

也言無有不臣伏於帝庭也善曰鬼方遠方也

世本注曰鬼方漢則先零戎昔周之宣有

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

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王統曰宣謂周宣

士方叔也虎召穆公名詩小雅式辟四方叔美其

命召虎王在漢中興克國作武赳赳桓桓亦

紹厥緒善本後字良曰時漢室稍至陵

桓武貌也班固贊美宣帝比德殷宗周宣之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善曰毛

出師頌一首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騭

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

涼部叛羗搖蕩西州詔騭將擊之

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

西校尉任尚與羗戰大敗之遣中郎

將迎拜騭為大將軍既至

大會羗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並

無傳此頌蓋後漢安帝舅鄧騭出

征西羗之頌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

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

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
 林又載岑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
 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
 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
 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
 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
 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任
 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祭
 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
 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
 也騰則鄧后之兄元舅鄧騰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
 大貌祚福也兆基開業

人神倣讚
 也倣所始五曜宵映素靈夜歎

有皇運來授萬寶增煥二句濟曰五曜五
 星也宵夜也漢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
 初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於驪山夜行澤中
 遇一大蛇於路拔劍斬之後人至蛇所者見

也化為蛇為哭之人問其故姬曰吾子白帝子
 帝則高祖也故曰素靈夜歎歎則哭也秦也赤

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
 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一蛇當徑拔劍斬
 蛇分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夜哭人問

子也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帝曰九自高祖至平

莽篡位故曰天命中易
 善曰漢書曰漢起

西零不順東夷遘逆
 也濟曰西零西羗也遘作

乃命上將授以雄戟
 謂曰天子將授與之也雄

戟兵器也善曰子虛
 桓桓上將寔天所啓

忠銳勇也桓桓武貌寔實落開也言實天所開其

賜畢萬魏上偃曰以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曰良是始賞天落之矣曰允文允武昭格烈憲

祖左氏傳趙衰曰毛詩曰穀悅禮樂而敦詩書憲

章百揆為世作楷向曰揆度楷則也善曰昔在盟津惟師尚父

尚父太公也紂次盟津太公為師盟津河也

孟津毛詩曰維師尚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字

翰曰素旄旗類善曰公執之一麾軍士而破紂

尚書曰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蒼生更始朔風

變楚便利曰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立法制以

於南楚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尊故北風以變化

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

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

亡何也夫南風之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舜樂好之

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鄙者薄伐獫狁至

于太原之向曰獫狁已北狄也薄伐言不殺戮逐

小雅文也鄭玄曰薄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

我將軍窮域善本作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輟

寨澤露遐荒功銘鼎鉉音玄協韻詩人尚以

為艱難而況乎鄧騰至遠邊鼓旗不捨宣帝

澤露遠荒而功銘於鼎鉉鼎扛也乃著述人

通言之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

成其名焉周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向曰我出

善也我師請天子之軍也西疆西戎也天子餞

善曰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天子餞

也伯長也鄧騰安帝長舅也詩云我送舅氏

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路車駟馬車

也乘黃馬色也言天子之恩於舅氏深也

善曰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

如毋存焉又曰我送舅氏至介珪既削列壤

於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介珪既削列壤

酬勲言向曰介珪諸侯所執長尺二寸削也

功也錫爾介珪以作爾寶今我將軍啓土上郡

啓開也尚書曰建邦啓土也傳子傳孫顯顯令

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也傳子傳孫顯顯令

問稱其善故曰令人有積善則天下相問者皆

君子曰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又曰令問令望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向曰臧榮緒晉書云劉伶字

志氣放曠以宇宙為狹性嗜酒

攜酒以自隨使人荷鍤從之云

便埋我故著此頌酒德之美也

仕為建威將軍伯倫沛國人也

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

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為建

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向曰假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

須臾日月為肩牖八荒為庭衢大也以天地

開闢已來為一日也萬歲之期為

少時也肩牖門也八荒八方也

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又不知其所居室故云無也善

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遊慕天

席地縱意所如良也曰如止則操危執觚姑動

則挈榼提壺濟曰操挈皆執也文曰榼壺皆

也苦唯酒是務焉知其餘不翰曰專於飲酒有

貴介公子搢紳處士也向曰介大有德之稱服飾

曰左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頡曰夫子為王

吾風聲議其所以公銑曰吾則先生自稱也言

聲議論我所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良曰此

於方捧鬯承糟善本銜盃漱醪翰曰先

樂陶陶兀然而醉况善本爾而醒靜聽不

寒暑之切臝嗜善本欲之感情向曰陶陶

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遊慕天

席地縱意所如良也曰如止則操危執觚姑動

則挈榼提壺濟曰操挈皆執也文曰榼壺皆

也苦唯酒是務焉知其餘不翰曰專於飲酒有

貴介公子搢紳處士也向曰介大有德之稱服飾

曰左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頡曰夫子為王

吾風聲議其所以公銑曰吾則先生自稱也言

聲議論我所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良曰此

於方捧鬯承糟善本銜盃漱醪翰曰先

樂陶陶兀然而醉况善本爾而醒靜聽不

寒暑之切臝嗜善本欲之感情向曰陶陶

善曰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
 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
 毛詩曰君子陶陶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善本
 有浮澣善向曰言見萬物如水中萍草隨其風波
 二豪侍側焉如螺贏果力之與螟蛉名向曰靈
 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螺贏螟蛉見微小也言
 此二人侍我之側何如此蟲言見之微小也
 焉何也善曰二豪公子處士也
 類螺贏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而化
 祝曰類我久則肖之矣連哉二三子之化仲
 尼也李執曰螟蛉桑蟲也螺贏蜂蟲也肖類
 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
 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蠅矣速疾哉二三子
 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
 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
 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
 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
 燕王豐盧縮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
 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
 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
 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穎陰懿侯
 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

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
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
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
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
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
安社稷者也頌曰

茫茫宇宙上塲楚下躡波振四海塵飛五岳

九服徘徊三靈改卜翰曰茫茫廣遠貌參坵

坵濁也波振塵飛謂兵戈不息四海五岳九

服皆謂天下也徘徊謂人無主不知所從也

三靈天地善曰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

之君也善曰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

觀射文曰民神異業故而不黷賈逵曰黷媒

也波振塵飛以喻亂也周書曰乃辯九服之

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

靈之既交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始載赫盛肇

錯同端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始載赫盛肇

善曰尚書曰沉跡中鄉飛名帝錄中鄉飛

天祿永終沉跡中鄉飛名帝錄中鄉飛

故云其中鄉也飛名帝錄謂預應圖識如預飛

名在其中鄉也飛名帝錄謂預應圖識如預飛

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璣璣慶雲應耀皇階授

木銚曰慶雲瑞雲也皇階謂天位之次也古

祖將授天命亦然也善曰漢書范增謂項

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

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

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

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

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既授火言漢之歷

運為周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濟曰龍興言

德所授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

得高也泗濱謂高祖嘗為泗水亭長也豐谷

龍興漢書曰高祖居邑也善曰尚書序曰漢室

曰高祖居風至漢書彤雲晝聚素靈夜哭

靈謂夜有老嫗哭所殺白蛇與前文並同

善曰漢書曰高祖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

常得之高祖恠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

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彤丹金精仍顏朱光

以渥曰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渥流也西主

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兩

舍以為瑞又作哇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

明漢當滅秦也殺之者萬邦宅心駿人善本作效

足德常居於心故羣賢如駿馬是以效其仁之

也植與陳琳書曰驥驥不常一步應良御而

效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盛貌言此蕭何也堂

升帝位也王著天子之通稱堂善曰蕭何為

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

並為綢繆叡后無競惟人誦曰綢繆親密貌

則高祖也惟思也言其無侵競於人能安而

悅之也謂留在秦善曰毛詩曰無競惟人

四方其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濟曰六師六軍

關中聚糧以給關外軍也內則撫安百姓也

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

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

非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拔奇夷難邁

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董翳拔奇夷難邁

德振民

良曰何拔韓信為將遂平天下行其

反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布

德周易曰君子上以振民毓德邁種體國垂制上

穆下親君臣上能體和穆而相親也垂下也制

法也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

則下穆刑約名蓋群后是謂宗臣諸立功者高

故曰宗臣宗尊也故曰名蓋也何為羣臣之尊

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平陽樂道

在變則通曰純曰樂曰道臨事能變通而合於理也

善曰論語曰貧而樂周爰淵爰嘿有此武功

濟曰爰於淵沈嘿也言於事好而雷聲毛詩

曰此文王受命長驅河朔電擊壤東也電擊言

如雷電之威以擊秦將章邯於好時取壤鄉

入破秦軍於壤東也善曰漢書曰秦將王

離圍鉅鹿擊破之文頴曰壤東南大破之班固

三秦軍壞東破之文頴曰壤東南大破之名也

漢書述曰長驅協策淮陰亞跡蕭公合也淮

大舉電擊雷震協策淮陰亞跡蕭公合也淮

陰謂韓信也參功次蕭何之下也善曰漢書

曰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擊趙大破之又從

將孫邀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

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命因心則靈出則如神靈無不中善

曰毛詩曰惟此王季因心則友
窮神觀化望景

揣度其情無不知耳故雖鬼神亦不能隱謀
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變見其形影已能

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
武關

是闢鴻門是寧
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秦將好利可令持
重寶啗之秦軍果欲連和高祖欲聽之良曰

此獨其將欲入也士卒恐不從不如因擊之
遂大破秦軍入至咸陽此謂武關是闢關開

項伯善伯乃來見良言約擊高祖良因引伯見高
項伯善伯乃來見良言約擊高祖良因引伯見高

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擊秦軍大破之又曰
如羽至鴻門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

解周易曰與人謀難榮陽即謀下邑
鬼謀百姓與能隨難榮陽即謀下邑

至下邑高祖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共功者
封六國良隨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共功者

下邑並是地名善曰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共功者
良謀曰並是地名善曰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共功者

印基

事當一反梁地此兩入可急使韓信可屬大銷

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共功者

彭越反梁地此兩入可急使韓信可屬大銷

慶推齊勸立

印基

事當一反梁地此兩入可急使韓信可屬大銷

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共功者

彭越反梁地此兩入可急使韓信可屬大銷

慶推齊勸立

印基

其謀立六國之後以助高祖遂用良計急令鑄印
良乃發八難教高祖令廢遂用良計急令鑄印
印恭教也韓信破齊使陳平俱說高祖欲假封
齊王高祖欲不聽良與陳平俱說高祖欲假封
信為王便乃使良授信齊王印此為勸也
善曰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榮陽酈食其曰
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
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
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
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趨銷印後韓信
破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
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
固陵地名高祖追項羽戰不利壁固陵諸侯
期不至良說高祖高祖用其策諸侯皆至遂
東襲項羽破之三王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
會垓下共破項羽故曰從風羽死烏江而董
高祖乃封五人為列侯謂五人各得其一體
也善曰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
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戰會漢王謂張良曰諸
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
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則楚易
破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
皆會項羽敗有勿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
兄弟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
梁從風霸楚寔喪皇漢凱入羽也寔寔謂項
而勤皇大也凱入謂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
亡也皇大也凱入謂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
漢勝而大也凱入謂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
愷怡顏高覽弭善本作翼鳳戰託跡黃老辭
樂怡顏高覽弭善本作翼鳳戰託跡黃老辭
世却粒戰藏也言功成名遂身退也
歸老理如鳳之止謂羽翼不見也
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穀也
曰微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曲區逆遇宏達好
將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曲區逆遇宏達好

其謀立六國之後以助高祖遂用良計急令鑄印
良乃發八難教高祖令廢遂用良計急令鑄印
印恭教也韓信破齊使陳平俱說高祖欲假封
齊王高祖欲不聽良與陳平俱說高祖欲假封
信為王便乃使良授信齊王印此為勸也
善曰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榮陽酈食其曰
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
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
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
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趨銷印後韓信
破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
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
固陵地名高祖追項羽戰不利壁固陵諸侯
期不至良說高祖高祖用其策諸侯皆至遂
東襲項羽破之三王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
會垓下共破項羽故曰從風羽死烏江而董
高祖乃封五人為列侯謂五人各得其一體
也善曰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
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戰會漢王謂張良曰諸
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
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則楚易
破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
皆會項羽敗有勿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
兄弟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
梁從風霸楚寔喪皇漢凱入羽也寔寔謂項
而勤皇大也凱入謂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
亡也皇大也凱入謂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
漢勝而大也凱入謂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
愷怡顏高覽弭善本作翼鳳戰託跡黃老辭
樂怡顏高覽弭善本作翼鳳戰託跡黃老辭
世却粒戰藏也言功成名遂身退也
歸老理如鳳之止謂羽翼不見也
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穀也
曰微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曲區逆遇宏達好
將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曲區逆遇宏達好

謀能深向日此謂陳平也大雅宏達論語子曰好善

成謀而游精香漠神跡是尋道銑曰平常好也重玄

匪奧九地匪沈言濟曰重玄知夫道地理則天地

非為深沈也善曰重玄天也伐謀先兆擠

濟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伐謀先兆擠

也亦如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也

善曰言將伐其謀先兆欲墜其響在於

為音然兆為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調聲也

未聞音出而響奇謀六奮嘉聲慮善本作四迴

向曰平自定天下四方也出奇計奮出也四迴

謂迴轉於天下四方也出奇計奮出也四迴

九六出奇計或頗秘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

言注曰張良為高相畫策陳平六出奇策四

皆權謀非正也然機之此言有所憑也仲子規主

之說未詳相承而誤或別有所憑也仲子規主

以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寔摧向曰規

信破齊信欲立為齊王使使請於高祖高祖

離間項羽君臣羽遂疑范增去楚而楚羽翼實

已摧折漢王漢王怒而罵平陰侯破齊王使使

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沫龍且周

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我數萬金行反間周

果疑亞父亞父去殺病死尚韓王窘執胡馬

書曰格亞父元龜周敢知吉尚韓王窘執胡馬

洞開必郊迎因執之高祖令高祖偽游雲夢信

高祖至平城為匈奴所圍善曰漢書曰人有

胡馬即匈奴也匈奴所圍善曰漢書曰人有

善曰漢書曰人有

善曰漢書曰人有

善曰漢書曰人有

善曰漢書曰人有

善曰漢書曰人有

善曰漢書曰人有

善曰漢書曰人有

善曰漢書曰人有

善曰漢書曰人有

善曰漢書曰人有

善曰漢書曰人有

善曰漢書曰人有

善曰漢書曰人有

善曰漢書曰人有

善曰漢書曰人有

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偽游

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毛萇詩傳曰高祖以

果郊迎即執縛之匈奴所圍高祖出窘困也漢

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高祖出窘困也漢

送善本作高以哀良曰呂太后崩諸呂為亂

善曰漢書曰高祖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

高帝崩平馳至官哭殊悲曰灼灼准陰靈武

冠世冠有也此為韓信也灼灼盛烈貌策出無

方思入神契也向曰猶與也契出無極思與神合

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邕奮臂雲興騰

跡虎噬雲起猛烈若虎之噬噬齧也陵善本

字險必夷摧堅善本作則脆敵險難必以平

也摧敗堅陳則脆矣夷平也敵險難必以平

漢濱還定渭表高祖曰肇始也漢濱謂項羽封

蕭何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

名在秦故也濱表謂水畔也還定秦地渭水

何謂高祖曰必濱表謂水畔也還定秦地渭水

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

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京索既扼引師北

討與高祖會於滎陽破楚軍於京索之間京

善曰漢書曰扼謂楚軍也北討謂伐魏也

復曰漢書曰扼謂楚軍也北討謂伐魏也

齊復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為左丞相擊魏濟

河夷魏登山滅趙向曰信渡河擊魏虜魏王

進擊趙必空壁逐我疾入趙壁登山望趙軍戒

赤幟於是果如其言趙軍見其壁皆進擊魏

亂遂因而滅之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

魏盛兵浦坂塞臨晉陽以木罌缶疑兵陳船欲

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疑兵陳船欲

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而望趙軍戒曰千人

人持一魏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千人

見我走必空壁逐我疾入趙壁登山望趙軍戒曰

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拔趙幟立漢幟

立漢赤幟走禽趙卒見之大威亮火烈善本作勢

驚遂亂走禽趙卒見之大威亮火烈善本作勢

踰風埽烈破敵之勢過於風埽言其威武信為猛

日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三軍可奪氣將軍

其疾如風侵掠如大則波三軍可奪氣將軍

可奪心也此用拾代如遺偃齊猶草齊濟曰破代

拾遺物於地如草偃於風也善曰漢書曰

信進擊代禽夏詭闕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

日音焉頂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至臨菑者

河夷魏登山滅趙

進擊趙必空壁逐我疾入趙壁登山望趙軍戒

赤幟於是果如其言趙軍見其壁皆進擊魏

亂遂因而滅之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

魏盛兵浦坂塞臨晉陽以木罌缶疑兵陳船欲

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疑兵陳船欲

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而望趙軍戒曰千人

人持一魏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千人

見我走必空壁逐我疾入趙壁登山望趙軍戒曰

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拔趙幟立漢幟

立漢赤幟走禽趙卒見之大威亮火烈善本作勢

驚遂亂走禽趙卒見之大威亮火烈善本作勢

踰風埽烈破敵之勢過於風埽言其威武信為猛

日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三軍可奪氣將軍

其疾如風侵掠如大則波三軍可奪氣將軍

可奪心也此用拾代如遺偃齊猶草齊濟曰破代

拾遺物於地如草偃於風也善曰漢書曰

信進擊代禽夏詭闕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

日音焉頂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至臨菑者

龍且項羽將也信既勝滅之於是盡取其眾
 愛於也蒧眾也善曰漢書曰齊王走高密
 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
 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
 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大喜曰固知
 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喜曰固知
 軍太半不得渡即急擊劉項懸命人謀是與
 殺龍且楚卒皆降焉擊

念功推善本
 信曰當今時兩主懸命於足下也人為漢則
 漢勝為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為漢則
 蒧通說信反漢為楚王三三分天下信曰我幸
 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戟故歸漢漢授我幸
 上將軍言聽計用背之不祥此則念已之功
 推高祖之德蒧通所說絕楚王之念已之功
 曰漢書蒧通說韓信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
 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人謀已見上
 文漢書曰項王使肝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
 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足

人親信我背之不祥蒧通知天下權在信深
 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
 齊遂不聽尚書彭越觀時韜善本作跡匿光
 曰惟帝念功

人具爾瞻翼爾鷹揚
 齊曰韜善本作跡匿光
 相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閩且待之
 此謂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越乃
 助之言其有英雄之才天下所瞻望翼爾鷹
 揚言其勇之疾速如鳥翼之飛若鷹之擊揚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改與韜古字通
 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
 父時維威陵善本作楚域質委漢王良曰楚
 鷹揚威陵善本作楚域謂項
 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翰曰即就宮居也項
 也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翰曰即就宮居也項
 梁王初為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云
 舊梁也言如舊之有也善曰漢書曰漢使
 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
 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城越皆亡其所下城

獨其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楚
 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
 禮記孔悝為鼎銘烈烈黥布眈眈其眈眈
 曰即官於宗周銘烈烈不重言也眈眈虎視
 則注重說餘類此烈烈也眈眈虎視貌比
 於虎言猛也眈眈也漢書曰黥布虎視
 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
 耽耽名冠彊楚鋒猶駭電功冠諸侯者以布
 急曰楚雷電之驚功冠楚謂項羽也善曰漢
 書曰楚雷電之驚功冠楚謂項羽也善曰漢
 衆觀樂從善本蟬蛻稅悟主革面幾去楚歸漢
 亦如蟬蛻去其殼也覺漢主仁明故改操而
 來北使蕭何說布而蛻周易曰漢淮南子
 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漢淮南子
 以從肇彼泉風翻為我扇項羽曰肇始也彼
 君子肇彼泉風翻為我扇項羽曰肇始也彼

我謂漢也言始在項羽處沐氣鳥之風後乃
 翻飛而來為漢助也扇助也善曰漢書曰
 上立布為淮南天命方輯王在東夏運也王
 在東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矯
 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矯
 三雠至于垓下信彭越與布也同會高祖於
 垓下遂滅羽垓下地名善曰三雠韓信彭
 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
 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圍元凶既夷寵祿
 羽垓下毛詩曰矯矯武臣也夷平也假至也
 來假善曰元凶謂項羽也夷平也假至也
 亦成寵祿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
 福取禍可也言安於大位而能全福者非德
 矣保安祚福孰誰臧善也張湯述曰左氏傳
 子保安祚福孰誰臧善也張湯述曰左氏傳

業全祿保國毛詩曰謀之以福不能具是依左
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
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良時素聞其賢謂高祖

曰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士也罔
公子毋忌為客毛詩曰文王有時及魏士也罔
極自貽從善本伊媿善本從心固也罔無極窮也

言其德終易其初以相誅伐此所以自遺其
三其德終易其初以相誅伐此所以自遺其
魏也貽遺伊其也善曰漢書曰張耳陳餘
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三誰

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其後耳得出鉅鹿
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
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
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感詒音怡其俯思

舊息仰察五緯向曰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
恩也五緯五星也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東
井秦分野言耳望此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東

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
楚耳公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
五緯順軌四時和栗曰脫跡遠難披榛來洎

改策西秦報辱北箕謂與陳餘戰敗歸漢也
榛草木叢生也洎至也言耳與韓信披趙是為
之路來至秦中最高祖遣耳與韓信擊趙是為

改策也趙與韓信破趙斬陳餘於泚水上是報
辱也趙與韓信破趙斬陳餘於泚水上是報
漢定三秦方圍章邯發兵耳謁漢王又曰漢

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追
殺趙王歌於悴葉更耀枯條以隸濟曰謂耳
襄國泚音祗悴葉更耀枯條以隸濟曰謂耳

而復生也木斬而復生曰隸也善曰以耀光
為喻也漢書曰斬而復生曰隸也善曰以耀光
毛萇詩傳曰斬而復生曰隸也善曰以耀光

士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信也故韓襄王
士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信也故韓襄王

文選四十一

華孫也宅居也以太原郡為我謂高祖謀以信壯

武之使都晉陽也圖謀越於也漢立信為韓王

遷信使都晉陽也圖謀越於也漢立信為韓王

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

信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我謂高祖謀以信壯

自微婉變我皇相愛及貴縮出帝卧内微時

變相親貌我皇高祖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

與縮壯學書又相愛也善曰漢書述哀紀曰

惟亮天工跨功踰德祚爾輝章過祚福爾度踰

也言其功則所封土爵已過其德蓋上心所

惠故福汝輝榮之寵章善曰漢書曰羣臣

乃立欲為燕王章印章也王上人之貪禍寧為

亂亡為濟曰言人之貪禍乃為亂亡之道謂縮

縮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善曰漢書曰高祖謂縮

貪亂寧為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

亡欲其亂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反玄功微勢弱

世載忠賢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羽

死高祖以銷功故徙芮為長沙王故云祚由

梅人舉兵以應諸侯佈公攻南陽遇芮之將

越人舉兵以應諸侯佈公攻南陽遇芮之將

梅銷與偕攻析酈上以銷有功武關故德芮

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肅肅荆

王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酈持益切肅肅荆

王董我王善本軍整貌董正也善曰漢書

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我圖四方殷薦

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楚我圖四方殷薦

其勲向曰殷多薦進勲功也善曰漢書曰

司馬周殷周庸親祚善本作勞舊楚是分往

踐厥宇大啓淮瀆祖銑曰庸用祚福也賈則高

踐厥宇大啓淮瀆祖銑曰庸用祚福也賈則高

謂加福於功勞之臣分楚地而為荊國也

濟曰厥其字居也言往踐其荊國之居也啓

開也淮水名在荆地濱水濱也善曰淮書

日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

詔立賈為荊王淮濱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

東毛詩曰鋪敦淮濱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

王陵也違親謂辭親事漢悠悠遠思貌依依

猶勤也也哲智也伏劍自殺也永長也言陵

去項羽歸漢羽乃取陵母母置軍中陵使到

則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謂使

者曰為我語陵善事漢王無以我而此則恐

以死送使者遂對使者伏劍而死也此則恐

其子事主懷二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慈也

善曰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實

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

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

長者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

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淑人君子寔善本字作邦之基

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義形於色憤發於于字作辭主亡與亡

末命是期將封曰高祖既崩曰昔高祖絕非

氏不王也呂后不悅此則義形於色憤發於

辭也言其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主亡與

亡也守其遺命不封呂氏可謂好直言高后

善曰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

欲立非諸呂為王問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

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

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絳

主亡與亡已見任昉為范雲立太宰碑表絳

侯質木多略寡言

輔為人子然公順多略曾是忠勇惟帝攸歎

平聲 濟曰曾則攸所也高祖每善曰漢書
為人有智勇安劉氏者必勃也高祖每善曰漢書
曰始安劉氏者必勃也高祖每善曰漢書
曰安劉氏者必勃也高祖每善曰漢書

平代禽豨奄有燕韓景疾者言其用兵之機
速也靈丘上蘭地名也代燕韓皆國各豨謂
陳豨也靈丘上蘭地名也代燕韓皆國各豨謂

於上蘭轉擊韓王信攻得雲丘則禽豨是也此皆
代地故田平代也雲驚靈丘則禽豨是也此皆

逸上蘭與有燕同平代則與有韓不異也景
述三事而分為六是作考之詞重也

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
代郡九縣燕王盧縮反勃破軍上蘭定

遼西遼北平寧亂以武斃呂以摧滌穢紫宮徵
帝太原勃以難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勃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郡也勃氏既誅諸呂人迎代王而立之

帝太原勃以難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勃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帝太原勃以難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勃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帝太原勃以難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勃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帝太原勃以難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勃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帝太原勃以難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勃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帝太原勃以難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勃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帝太原勃以難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勃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帝太原勃以難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勃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帝太原勃以難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勃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帝太原勃以難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勃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帝太原勃以難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勃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帝太原勃以難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勃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帝太原勃以難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勃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帝太原勃以難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勃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帝太原勃以難變之謀遂誅殺諸呂也滌穢
謂殺勃氏於帝宮若洗滌穢惡也太原謂代

幽藪也澤無水曰藪也善曰漢書曰陳勝

初起蕭何曹參使會求迎高祖立為沛公港

日張揖漢書順帝詔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摠干

鴻門披闥帝字聳顏誚項掩淚寤善本作主

善謀則高祖執也干鴻門獨也言其非獨有武亦有

范增欲謀殺高祖會聞之事急執摠入羽

詔門者無令羣臣入也莫敢入者十餘日會乃

也闥謂門也向曰聳顏謂勇壯之也披則非

軍於霸上以待大王解心疑大聽小王人之

沛公項羽曰沛公先入定咸陽與

祖噲流項謂責也始項謂項羽也定天下既排闥見高

恐不與臣等計事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帝震

乃笑而起故云項羽掩淚寤主也寤謂覺其事也

善曰漢書曰項羽掩淚寤主也寤謂覺其事也

樊噲聞事急乃持箸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

以待天下解心疑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

惡見人解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

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

下何其壯也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恣干而

而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賈曰金曰碑以篤

敬悟主忠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

王子征食其乃進用於高祖也初陳勝起兵

商以數千眾屬高祖略地故云俾率爾徒從

王于征也俾使爾汝徒眾也善曰漢書曰

鄠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

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

無以振威龍脫蛻字本作據武墉庸字本作城六

加

吳都定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遂大開東土也

光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

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先啓寡君羣臣安

矣陽陵之勲元帥是承功也元大謂傳寬也

曹參也言奉大帥之令以定齊地遂封下

曹參善曰漢書曰傳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

亂作懲定向江陵也江陵郡名薄伐謂以義伐

敵克之易也江陵禽其銳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

言平定江陵禽其銳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

善曰漢書曰靳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

維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狄是膺

是懲舒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宮本善

字守名都東規窺善本作白馬北距飛狐即倉

教度據險三塗也翰曰此謂羸食其也恢恢大

向曰名都謂榮陽也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飛

是也口濟曰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飛

狐之口教度舍名三塗也山名規守即就也飛狐塞

名漢書曰漢王數困榮陽成臯計欲指下急進

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其曰臯願足下急進

兵收取榮陽據教度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

刑制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

固漢書述曰陳陽誕節救老子曰天網恢恢班

有嘉諱嘉猷杜預左氏傳注翰軒東踐漢風

載祖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東銑曰謂軒輕車也

也載則祖往也言漢之威風則往矣食其謂

高祖曰方今唯齊齊未下臣請說齊王為漢稱

東藩食其至齊齊王乃聽食其言不為戰備

韓信聞食其憑軾下齊七十城乃夜度兵襲

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

為南越王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

約歸報高帝大悅附會平勃夷凶翦亂平良謂

爾雅曰訪謀也悅附會平勃夷凶翦亂平良謂

陳平勃可以謂周勃會猶接也謂其能安國家定

社稷陳周誅呂氏也善曰漢書曰諸呂欲

誅與陳周誅呂氏也善曰漢書曰諸呂欲

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漢書曰諸呂欲

相危不交意於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為

君何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所謂伊人

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所謂伊人

邦家之義也伊人猶言此人也伊人於

焉道又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弓班固百王

漢書王遵貧曰遵實趙邦家之彥弓班固百王

之極舊章靡存百王曰此謂成孫通也言漢承

皆無存者通乃復修之曰善白班固漢書贊

曰漢承百王之敝典引曰彛倫斃而舊章缺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

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

昏暗也翰曰漢拜通為博士號為稷嗣君

也言其制禮儀下敬而上尊各有分也肅敬

憲法也三代穆穆美也煥盛也言所制禮儀之

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法流於後嗣昆猶嗣也

子共走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

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高帝曰

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

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無

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尚書曰垂裕後昆無

知叡敏獨照善本作奇跡察佻蕭相貺同師

錫猶慶也此謂魏無知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有

錫猶慶也此謂魏無知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有

文選卷之四十五

奇跡謂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用韓
 信而天下定慶同堯時眾舉舜而洪水理書
 云師錫帝曰有鰥在陳平故曰佯也漢書曰蕭何
 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佯也漢書曰蕭何
 降漢因魏無知進陳平故曰佯也漢書曰蕭何
 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尚書師曰非
 帝曰有鰥在隨何辯達曰資於敵舒舒善本
 下曰虞舜在隨何辯達曰資於敵舒舒善本
 漢披楚唯生之債賦曰顯布本屬項羽則漢
 而歸漢乃定天下是生之績謂唯何成也披
 駁也楚則項羽也唯生之績謂唯何成也披
 生者有德之稱善曰漢書漢王曰孰為我
 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數月為我
 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
 布取歸漢下毛詩曰鄧水東注維禹之績說
 驩音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
 此謂新成三老董公也驩音董叟老也高
 祖度平陰津至洛陽董公遮道說高祖曰項

王無道放殺義帝天下之賊也大王三軍之
 士為之縞素以東伐四海莫不仰德也高
 祖善之遂為義帝發喪軍士皆縞素也高
 言以素帛為凶服也平陰津名善曰漢書
 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
 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眾
 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
 之舉也漢王曰善於內莫不仰德此三王
 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袁生秀朗沈
 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
 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反教大略淵回
 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賢明也秀朗
 也言其深心照見事理也向曰袁生謂高
 祖曰分諸將引入楚地而使自兵相救而
 楚威權自撓也向曰言其大旗也南振謂
 也撓亂也向曰言其大旗也南振謂南入楚
 大功如響應之連效猶應也邈遠也惟人
 此人也善曰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君

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
阜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
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
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
兵南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紀信誑
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明史紀信誑
項軺以軒是乘攝齋夷即赴節用死孰懲身與
煙消名與風興翰曰項羽急攻榮陽計無
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詐為高祖
降項羽以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
燒殺信軺輕車也攝齋桓衣也謂高祖所
服衣也懲軺也言其忠勇是死節高祖復恐
懼雖身隨煙而滅忠烈之名與風興也善
曰漢書曰項羽圍漢王榮陽將軍紀信曰事
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信曰楚皆之
屋左燾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信乃乘王車
漢王得邀羽見紀信問漢王攝齋安在曰已
出矣羽殺信論語曰攝齋升堂已周苛

慷慨善字本作心若懷冰形善字本作可以暴志

不可陵善字本作陵善字本作陵善字本作陵善字本作

陽城項羽破之苛也善羽曰若不趨降漢今為

清高如冰之潔漢書曰楚圍漢王榮陽欲令苛降

王出而去而使苛守榮陽楚破榮陽欲令苛降

苛罵曰若趣項王怒烹苛然貞軌偕沒亮跡雙

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向曰軌跡亮信升高

紀信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勇壯之迹

雙高也高祖念此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

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善曰謝承後漢書黃

向對策曰雷陳義重出則雙升漢書曰苛子
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
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成
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

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天命善

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晏同誤也通天命善

字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

公伏軾皇媪老烏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日

王心有違謂高祖父母並為項羽軍所執也

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高祖往說羽父母皆

得歸漢封侯公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

伏軾謂乘車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

位為太上皇媪謂高祖母也女老曰媪此上

三十為一人頌畢此下摠述其事也善曰毛

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漢書曰漢遣陸賈

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

太公媪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于漢

書音義曰媪母別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

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震風過物清

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之震風過物清

濁效響皆應聲響亦如功臣各效其中無清濁

大業善曰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

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

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大人

于興利在攸往齊曰君大臣相應所往則利也

弘海者川崇山惟壤向

所以高者積土成之海所以大者眾川成之山

成之不辭善曰管子曰其高海不辭水故能

韶濩錯音袞寵比象湯樂名錯舜樂各漢

下既平功成作樂之義也袞龍謂王者之服

昭其物也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同濟天網智也

同濟天下離亂若整網紀綱羅也善曰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劍宣其利鑿獻其朗**鑿鏡朗明也言羣臣如用劍之利以斷割事機如獻鏡之明以照察事理也善曰廣雅曰鑿如獻鏡也鑿謂之文武四克漢祚克廣向曰衆賢文武之道廣也克能也善曰尚書曰克滿故漢祚能國曰光克也克溢四外也毛詩曰被四表孔安
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一首并序

夏侯孝若魏曰藏榮緒晉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

騎常侍此贊為當時所重善曰藏榮緒晉書曰夏侯湛字孝若有名譽為散騎常侍卒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良曰朔

大夫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魏建安中號也善曰

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向曰善曰漢書平原

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樂善本

也故薄游以取位無度故薄游以取位

善曰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
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
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苟
王逸楚辭序曰不通又曰清白久居濁世也

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頽頽以傲從善本世苟出

謂且隨其事勢亦不可以直道言非用直道
也頽頽自縱貌傲慢也善曰論語曰直道

以頽頽而解朝曰鄙衍傲從心世不可以垂訓

也故正諫以明節垂教後人故直諫武帝以

作其大臣節也善曰家語南宮叔正諫似

直**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翰

正諫恐禍及身故不可久為也詼諧取容謂
戲弄以悅主上之容也善曰班固漢書贊

曰朔詼諧逢占其事浮淺字書曰詼諧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肅

偷合**絜其道而穢其跡**向曰言志清而為穢

知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朝穢德似隱清其質而濁其文

天性亂俗而隱也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

離群向曰弛張猶衰榮也羣道也善曰禮

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

弛張沉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

無常非**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瞻多宏大

也善曰揚子雲解個力天儻博物觸類多能

朝曰雖其人之贍智個力善曰史記曰魯仲連

好奇偉儻謂奇才也善曰史記曰魯仲連
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合變**
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以**明筭**善本作**幽贊以知來**向曰妙筭幽通

神明知其來事贊猶通也又曰幽賁於神明而夫
交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賁於神明而夫
生著又曰神以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
知來智以藏往

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天銳曰圖緯謂圖識

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

出於義和之官圖緯百家衆流已見任昉策秀
漢書曰尤明圖緯

文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疾惠之辯

支離卜也覆謂射覆逆謂逆刺豫知前事也
數術也善曰莊子曰支離疏鼓策播精足

以食十人使朝射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
覆不能中使朝射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

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善曰漢書曰

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箴石湯火之
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

射御書乃不善字無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
數也

盡其功良曰究盡也言皆不常習而自盡其

尚書傳曰序曰研精覃思經目而諷於口過耳
周易曰不習無不利

而闇於心翰曰言諸術皆纒經於目則諷誦

惠也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夫其明
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

濟開割括乎包含弘大陵善本字轆歷卿相嘲

善本言哂向曰陵犯轆踐也籠罩靡前跽

籍貴勢與之通言者朝皆籠罩在於心

也踏籍猶殘暴也言不畏貴勢之士也靡無

也踏籍猶殘暴也言不畏貴勢之士也靡無

也踏籍猶殘暴也言不畏貴勢之士也靡無

謂湛父為樂陵郡守史傳善曰此國謂樂陵也

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傳善曰此國謂樂陵也

僕自京都言歸定省善曰京都洛陽也毛詩

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為觀先生之縣邑想

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象善作

濟曰路寢謂廟也遺象何謂以畫形象也逍遙

善曰楚辭曰馮翼遺像何以譏之徘徊慨然

城郭觀先生之祠字也銑曰道遙謂徘徊慨然

有懷乃作頌焉猶悵然也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也向曰矯矯高貌肥猶樂

隱於俗而居其正道善曰肥遯矯輕舉之貌

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

順以從上也退不終否進不亦善本作避榮曰銑

退無愠色故不終否否謂志不通也以同人臨

曰周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臨

世濯足希古振纓父濯足振纓也言隨時清

濁以隱於俗也振亦濯也希望濯洗也濯我

纓以濯我之水濁而無滓既濁能清翰曰涅

滓穢也言其在俗混道自高如在涅中而無

穢汚外行則濁中志能清也善曰論語子

曰涅而不緇子緇曰濁而徐清冲而徐盈無滓伊

何高明克柔問無滓穢惟何也則高上句以自

柔道善曰尚書曰能清伊何視汗若浮曰銑

謂湛父為樂陵郡守史傳善曰此國謂樂陵也

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傳善曰此國謂樂陵也

僕自京都言歸定省善曰京都洛陽也毛詩

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為觀先生之縣邑想

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象善作

濟曰路寢謂廟也遺象何謂以畫形象也逍遙

善曰楚辭曰馮翼遺像何以譏之徘徊慨然

城郭觀先生之祠字也銑曰道遙謂徘徊慨然

有懷乃作頌焉猶悵然也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也向曰矯矯高貌肥猶樂

隱於俗而居其正道善曰肥遯矯輕舉之貌

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

順以從上也退不終否進不亦善本作避榮曰銑

退無愠色故不終否否謂志不通也以同人臨

曰周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臨

世濯足希古振纓父濯足振纓也言隨時清

濁以隱於俗也振亦濯也希望濯洗也濯我

纓以濯我之水濁而無滓既濁能清翰曰涅

滓穢也言其在俗混道自高如在涅中而無

穢汚外行則濁中志能清也善曰論語子

曰涅而不緇子緇曰濁而徐清冲而徐盈無滓伊

何高明克柔問無滓穢惟何也則高上句以自

柔道善曰尚書曰能清伊何視汗若浮曰銑

罔憂銑曰處樂時必行樂在沉淪時則無憂

則行之憂則違之憂跨世陵善本作字時遠蹈獨游向曰

也踏也瞻望往代爰想遐蹤良曰言湛思往代

也蹤跡也也邈邈先生其道猶龍向曰邈邈

龍變化屈伸小大不常也夫子見老聃亦何規

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

成章垂乎雲氣而養乎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

於老聃有規深跡朝隱和而不同於良曰染近

於方朔曰俗和光而謂避俗於朝廷善曰史記

和而不同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濟曰下位謂

夫也而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尚書曰居

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也尚書曰居

容以和從我來自東言適茲邑銑曰湛自言

邑謂樂陵郡也善曰茲邑謂樂陵也毛敬

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曰適往也敬

問墟墳企佇原隰向曰企佇謂望立也高平

居丘墓之處善曰王仲宣墟墓徒存精靈

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墟墓徒存精靈

永戢良也戰民思其軌祠宇斯立翰曰下人

於此祠廟也排徊寺寢遺象善本作在圖司曰寺

其有官司主其周游善本作祠宇庭序荒蕪

寢廟也圖畫也序善曰接棟傾落草萊弗

除良曰核椽也萊蒿也弗除肅肅先生豈焉

是居言其豈於此居是居弗形悠悠我精善

從心精猶思也言不見真形使我悠悠遠昔

在有德罔不遺靈善曰悠悠已見上文天

秩善本作有禮神監孔明銑曰秩次也言天

之禮則天神監其忠信甚可明也善曰尚書

各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詩曰

孔事髮善本作風塵用垂頌聲良曰言髮

風清塵故此用垂頌聲也

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袁彥伯濟曰檀道鸞晉陽秋云袁宏

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者言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為大司馬府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成帝詔曰

天生眾民不能相治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

以佐之善曰墨子曰王者同天之義是故選

未足獨治天下是以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

基帝曰三五繼其道也善曰史記楚子西曰

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邵之業西京揖讓之

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向曰舜禹揖讓文德

以取言各異道也善曰孔叢子曾子謂子

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尚

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莫不宗

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

匠陶鈞而群才緝熙鈞造曰宗本也匠制也陶

善曰鄧析子曰聖人遺造一世間宰匠萬物

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

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摸元首經略而

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尚書咎繇歌

股肱良哉哉雖善本無遭離不同且善本無

日元首明哉雖善本無遭離不同且善本無

股肱良哉哉雖善本無遭離不同且善本無

跡有優劣良曰遭離不同且善本無

善曰王命論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至於體

孝經鈞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至於體

分冥固道契不墜風靡所扇訓革千載其揆

一也翰曰至於為君之體為臣之分冥應之

代雖訓教改於千載其理天下一也契合扇

振華改揆理也善曰言至於君臣之體分

既固於冥兆孟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蒼頡故

篇曰革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

二八升而唐堯朝字作盛伊呂用而湯武寧

伊尹也呂望也伊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

而重耳霸向齊桓公名良曰五臣謂趙衰

先軫魏武子賈佗狐偃也重耳晉文公名也

言君御下不信於中誠也率理也向曰方
地也謂臣也言臣事上必弄威權以為詐謀
而求榮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方圓
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
不易國乃昌高誘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
曰上君也下臣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
多亂而時不治故遽寤以之卷舒抑下以之
三黜武子曰遽伯王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隱
也卷謂退寄謂進也其時不可也黜退也善
三黜而無愠色知其時不可也黜退也善
曰論語子曰君子哉遽伯王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卷而懷之又曰柳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
邦無道則愚又曰柳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
下惠為士師三黜之柳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
之赴海良曰楚狂接輿不仕於時常行歌云
君也田單欲與魯連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而
為時之無道也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而

過孔子史記曰魯連子下聊城田
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衰世之中

保持明善本字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

昭樂毅古之流也上曰燕昭王與樂毅相得

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
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劇秦義新曰

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
於燕燕昭王以容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

燕王以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向曰伯

為亞卿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向曰伯
馬者驥良馬也言不遇相馬者千載無一

良馬不遇明主而賢亦無人知也善曰戰
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驎駕鹽車上

吳坂楚延負軛而不能進見伯樂而鳴之
知伯樂也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

於斯為貴則當年用其三傑也張良蕭何韓

信謂之三傑高祖自言此三人者皆人傑也
 吾能用之控獨用也善曰漢書曰高祖隆
 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額也漢書上曰夫運
 策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
 房鎮國無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
 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
 信此三者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群下得盡
 其忠羣下盡忠謂言以道御物勝征伐也
 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謂
 良曰蕭曹參也三代之臣而百姓也言雖才
 不靜亂庇人抑亦其次生人抑亦次三代之
 君臣也禍亂庇人抑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
 績禹功而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也夫時
 方顛沛則顯不如隱顛沛

謂亂也君子當亂代見身萬物思治則默不
 則不如隱也恐遇害也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
 如語語不尚默也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
 治也周易曰君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
 子或默或語君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
 遭時難遭時不匪善本作難遇君難廣道為難
 遭平時為難也銑曰遭平時亦不足為難
 逢遇明君是為難也善曰論語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所莊子謂非遭時者也文子
 老子曰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
 老子曰世治之主不萬世出此至化所以千
 載不一也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
 無君賈生所以垂泣明君也孟子云雖有
 鎡基不如待時此謂咨嗟良曰有時無君
 謂承平之代無明主也賈誼上書云臣竊
 為事勢可流涕故

云垂位善曰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

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

疏曰臣竊惟事勢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

可為流涕者聖人乃有千載一出然此文善曰桓子新論曰夫

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一遇賢智之嘉會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彭寵

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為藩輔忠孝之策千

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

良遇也周易曰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

慨銳也曰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

覽國志三國志也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

謝先代亦異世一時善本有也之宜良曰文若

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向曰魏臣荀彧

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論時則

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向曰天下禍亂

火之中言文有夏所能則不過魏武帝也故委

善曰尚書曰有夏所能則不過魏武帝也故委

面霸朝豫議世事銑曰委質北舉才不以標

鑒故以之而後顯濟曰言或舉賢良用之於

益明也等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良曰

謂貪功也言畫籌策不貪為已雖亡身明順

識亦高矣向曰或死是亡身也欲匡漢室故

順也董卓之亂神器遷偏善本帝位也向曰

云明董卓之亂神器遷偏善本帝位也向曰

順也董卓之亂神器遷偏善本帝位也向曰

曰天下神器於長安也善曰老子公達慨然

志在致命公達曰荀攸守公達慨然壯勇貌言

名節存其名言荀攸也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

幕濟曰隸官也源流取善本作舍其亦文若

之謂言良曰源流謂本也取舍謂進退也所以

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善本

無且名教有寄乎翰曰謂其與或志同或則

致而不同也善曰哲言文若殞身教忠真寄在此二

且寄迹於名夫仁義不可以善本無不明則

教之地也

時宗舉其致向日宗尊也至理也言仁義行

仁謂荀彧而分守次之莊子曰生理不可以善本無

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生以攝行契義也言全

子行其義事也善曰鶴相與弘道豈不遠

哉良曰言二荀相與廣此臣道豈不深崔生

高朗折而不撓折向曰崔琰也亦魏臣也朗明

也夫王溫潤以澤仁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

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濟曰言琰

直之位志義心匡漢所以策名入仕蓋為漢主

也當位魏君止面為臣不然則不苟求於魏氏

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氏

傳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
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
之南鄉答賜之義也
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
臣之北面答君也

位則崔子所以善本無不與魏武所以無以
善本無不與魏武所以無以
善本無不與魏武所以無以

字不容欲取漢位也崔子不與謂琰不許也
太祖以琰有怨謗之詞遂賜死此則崔子不
許而魏武所不容者與許也
善曰漢
符代王羣臣謹奉天子璽夫江湖所以濟舟亦

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
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
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

人之本故曰全身亦所以覆舟也
善曰孫
身也如江湖濟舟亦所以覆舟也
善曰孫
水也水則子載舟亦能覆舟也
然而先賢玉摧

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

束拘物善本作者乎
翰曰言先賢謂古者忠義
又推碎也來哲謂後者亦以仁義舉袂而怒
名教拘束使至於此也天性之懷發於中心而

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蜀相諸葛亮字孔明每自比於前代可師而行
也亮未見用之時每自比於前代可師而行
遠知此二諸人高風流於前代可師而行
日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前代可師而行
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
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
而動琴賦曰體制
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

不濫沒有餘泣
銑曰謂亮死國語曰為國以
禮孝經接神契曰得萬國之權心人說喜無
怨聲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

不濫沒有餘泣
銑曰謂亮死國語曰為國以
禮孝經接神契曰得萬國之權心人說喜無
怨聲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

不濫沒有餘泣
銑曰謂亮死國語曰為國以
禮孝經接神契曰得萬國之權心人說喜無
怨聲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

不濫沒有餘泣
銑曰謂亮死國語曰為國以
禮孝經接神契曰得萬國之權心人說喜無
怨聲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

是廢立為庶人從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

曰吾終為左衽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為國者

刑不濫而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善傳曰子產

卒仲尼聞之出涕及其臨終顧命善本作受

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善本作之

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

君臣之際良可詠矣翰曰先主臨終顧託後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後主先主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後主先主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後主先主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後主先主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後主先主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後主先主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後主先主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惜其齡促志未可量濟曰言瑜早卒故惜其

善曰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

是廢立為庶人從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

曰吾終為左衽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為國者

刑不濫而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善傳曰子產

卒仲尼聞之出涕及其臨終顧命善本作受

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善本作之

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

君臣之際良可詠矣翰曰先主臨終顧託後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後主先主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後主先主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後主先主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後主先主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後主先主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後主先主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後主先主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武侯亮也

惜其齡促志未可量濟曰言瑜早卒故惜其

善曰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

量也道善曰吳志曰瑜還子布佐策致延譽

江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國語曰使張老延

之義佐立計策也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

君譽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終以弟孫策臨

於昭昭率羣臣立而韓之權悲哭未視事昭

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感以肆匹

夫之情乎權乃止陳兵而翼戴請輔佐也

善曰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

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

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扶權之伯也

翼戴神精所涉豈徒譽善本作愕五而已哉

天子戴神精所涉豈徒譽善本作愕五而已哉

銑曰譽正愕直也善曰周易曰王臣蹇蹇

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不

如一士之節而誇誇東觀漢記戴馮謝上曰臣無

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諤直言也

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許稱尊號權不聽

遂稱疾不朝權登壇即以土塞其門昭又於內

以土封之及權登壇即以土塞其門昭又於內

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此謂受譏也杜塞

用捨善本作之間俄有不同沈沈跡溝壑遇

與不遇者乎武之事及其不用也委以此譏辱此

則一人之身好惡所明亦未異也而用之則

棄於溝壑遇時與不遇也善曰論語曰沈

夫一人之身所昭善本作未異而

登壇即位夫一人之身所昭善本作未異而

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

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

之登壇即位夫一人之身所昭善本作未異而

迹中鄉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夫詩頌之

漢書曰楊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善曰家語

作有自來矣孔子曰有自來也冠禮有自來

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

歸所託或乖銑曰雖詩頌大意同歸其理所

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

神明也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良曰君子或

其道出則進忠於君處則固風軌德音為世

節自守故曰名體不帶也固風軌德音為世

作範不可廢也濟曰言古入善風高跡著其

廢而故復撰序所懷善本有為之贊云魏志

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

張昭字子布袁煥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

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

子瑜徐邈字京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

顧雍字元歆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

泰字玄伯陳洪懿扇海二溟揚波洪銑曰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平聲協韻向曰火德

過也本末弱也言漢德既從本末復弱尚

曰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尚

赤協于火德過也洪懿扇海二溟揚波洪銑曰

揚風扇動也一溟謂南溟北溟皆海也虬本善

作虬虎雖驚風雲未和風從虎言未和者君

臣未相應也言驚者動而求應虎潛魚擇淵

也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潛魚擇淵

高鳥候柯翰曰言臣之求柯係者如游魚之擇淵

也伏求也善曰周書曰美為士者飛鳥歸之
 也故於天魚龜歸之佛於淵左氏傳曰仲尼
 曰鳥則擇木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盛貌曰赫赫
 木豈能擇鳥赫赫三雄並迴乾軸
 天軸萬物震動也乾天也善曰潘岳為賈謚贈陸
 雄鼎足曰三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向曰杞梓木
 采賢士也並比於賢人也言三國之君競收
 也薛皮革曰楚實有之韋昭曰松竹也鳳不及栖
 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號曰鳳龍
 雄君子也言其在山谷之間思濟時難故不暇
 暇拙伏也亭秀也言無者皆出見於時也
 善曰香草善英英文若靈鑒洞照荀爽曰此謂
 鳥若字也英英鮮明應變知微積奇探善
 貌若字也英英鮮明應變知微積奇探善
 貌若字也英英鮮明應變知微積奇探善

要

曰翰曰曠求賞探也探求奇要之道也
 曰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探曠索隱

致

遠深曰日月在躬隱之彌曜良曰言其明也
 曰孔子曰陳蔡之間太公往而之曰莊子甚

免

也修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
 也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明識其有文也

也

而研之愈至於精妙而詳論語顏淵曰鑽之

通

則文而明窮則約而善曰孫卿子曰君子

彌

滄海橫流玉石同碎下逆滄海橫流

謂

善人凶人俱見危難也善曰炎崑岡玉石俱

焚

也廢已謂存謙讓也存愛兼善天下皆稱其善

也

善曰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

謀解時紛功濟字內濟曰老子曰紛亂也

下

謀解時紛功濟字內濟曰老子曰紛亂也

救生人終明風槩也古謂代反順太翰曰風槩節槩

善曰魏志曰太祖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

殊勳密以咨或或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

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

濡須或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公達

或食後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饋公達

潜朗思同著蔡朗明也此謂荀攸也著以公達字也

上言思慮潜明有如卜筮預見其事也善

曰法言曰携里之智也使知國若葬吾以疾善

為著也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溝此顛

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無極也思慮運用而

統攝眾事也濟曰邁遇也顛沛亂也

曰言其雖遇亂代神情玄遠而有所定處之

此時益如通泰言其器量勇大而有所定處之

志曰荀攸與議郎何顛等謀殺卓垂就而覺

西疆蔡邕揚復碑曰沛情情幕裏筭善本作無

景命不延邁此顛沛情情幕裏筭善本作無

不經軍中籌筭事理無所不經也善曰言在

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惟幄時招人及

子第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情

曰魏國初建彼為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
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
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温斯郎
子曰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温斯郎

中温雅識器純素也向曰此謂謂與眾不雜中善

日魏志曰魏國初建煥為郎中令莊子曰聖
人貴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
雜也純也者謂其不屬其真而諒通而能
神也能體純素謂其不屬其真而諒通而能

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言其能行正道邪言也

不信通達物理而能堅固恂恂敬也汪汪大
也軌則法度也善曰論語子曰君子貞而
不諒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曰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擘後漢書郭林宗曰
黃叔度汪波**志成弱冠道敷歲暮**良曰弱冠
若萬頃之汪波**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二十歲也
敷布也歲暮謂年老也善曰禮記曰人壽
二子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

君曰言君之**仁者必勇德亦有言**仁而能勇

年歲已晚也也
也大上立德其次立言謂煥言詞忠正也
善曰論語子曰其次立言謂煥言詞忠正也

雖遇履虎神氣恬然言其雖遇危懼之時神

氣不易也恬然謂安也善曰魏志曰呂布
擊袁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為煥所拘留
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煥作兵罵
辱備煥不可再三強之許布大怒以書脅

煥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煥顏色不變笑而
應之曰煥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
固君子耶且取將軍之在此不言在彼且煥
有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煥他日
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一
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履虎
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行不修飾名跡無愆**向

德班固漢書贊曰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善
曰班固漢書贊曰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善

述操不激切素風逾善本作鮮待激勸切磋

自有純素之風雖邈也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

踈朗牆宇高巖天性踈通而明朗若牆宇高

不可窺見其內也巖高貌發於天骨論語子

貢曰夫子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每銑曰謂曹公

之位琰每折之義見於風神顏色也形思樹芳

蘭翦除荆棘也荆棘謂逆亂人也翦除言殺

也君子荆棘以芳蘭小喻人惡其上時不容哲

智士言琰才智過人曹公憚之時有姦雄不容

傳曰伯宗之妻曰盜琅琅先生雅杖名節曰良

琅琅珠玉貌先生琰也言雖遇塵霧猶振霜

雪向曰塵霧謂恥辱也謂曹公怒琰罰為徒

霜曰雪也善曰孔也霜薦禰衡運極道消碎此

明月乃濟曰天運窮極君子道消而曹公忌琰

琰為中尉太祖視之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世

琰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世

辭色無撓太祖怒於賜琰死周易曰隸使人道長

道消子景山恢誕韻與道合良曰此謂徐邈也

也其思如音韻和理與道相合也善曰形

器不存方寸海納物不專存一理謂寸心存萬

易曰海之納百川也言其包含廣也曰器列子

琅琅珠玉 善曰孔也 霜薦禰衡 運極道消碎此

文擊謂叔龍曰吾見子和而不同通而不雜
 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子通於衆其心不
 雜良曰善曰和而不同已見上文通於衆其心不
 而善曰和而不同已見上文通於衆其心不
 雜不遇醉忘辭在醒貽答至沈醉授事者問
 以曹事邈曰中聖人也曹公此邈醉言甚怒鮮于
 輒曰醉客以清酒為聖人此邈醉言甚怒鮮于
 刑曰此則復遇醉而忘其言辭也及文帝踐祚
 問曰叔罰於飲酒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
 御之叔罰於飲酒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
 中貽答矣貽猶美也曰各不虛立也此則在
 醒貽答矣貽猶美也曰各不虛立也此則在
 方科酒禁而徐邈私飲至於魏志曰趙達
 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
 將軍以曹事邈曰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
 人濁者為賢人邈性慎偶醉言耳竟坐免
 刑文帝踐祚歷顯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
 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
 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

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
 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為光祿大夫
 薨長文通雅義格終始伊同恥首謂文也言其
 義心終思戴元首擬伊同恥首謂文也言其
 始不終思戴元首擬伊同恥首謂文也言其
 其志比擬伊尹佐湯愧恥不能致君如堯舜
 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正保衡作我先王
 舜其心愧取若捷于市惟堯正保衡作我先王
 已翰曰言天下之過故懼若在已嘉謀肆庭
 讜言盈耳言良曰嘉善也肆用也讜直盈滿也
 善曰魏書曰羣前爾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
 尚書事薨尚書曰羣前爾後數陳得失羣為司空錄
 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王生雖麗光不踰
 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王生雖麗光不踰
 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曰此謂夏侯玄不

道一把之內雖積德美薄天下所淵哉泰初

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跡

跨鳥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銑曰素初

假借也範法度出於自然為人標準望準的無所

也匪非也言人之立身皆欲正直及至履跡

臨誅戮辭色自若易矣玄所切以此為處死非難

但正直理存死則易矣玄為大鴻臚數善

日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輔政誅大

將軍以太常中書令李豐誅欲以玄為下廷尉玄臨

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如班固漢書楊玄雄

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萬物波蕩孰

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謂天下萬物波蕩

浪之沸蕩也孰任其累謂誰堪其敗也言天

共苦也向曰六合其謂天下也靡無也言天

下大亂茲邪且衆故求明君以容其身竟無

所寄託卒見誅戮故善曰范曄後漢書李熊

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

所哀哉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愛善本一作

同情禮無到銑曰此謂王經也言君親至尊

教所束以節情禮不愛其君與父同也言經

盡臣下之節情禮不愛其君與父同也言經

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烈烈王生知死不撓

女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王翰曰烈烈謂威勇貌



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
 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沉王業馳告文王尚書
 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
 河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
 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
 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訕論語子曰
 仁遠乎哉我欲**玄伯剛簡大存名體**謂陳恭
 也玄伯字也剛簡大事**志在高構增堂及陞**
 大也言能斷割大事功也言泰志在尊崇其
 也堂喻君也陞喻羣臣也言泰志在尊崇其
 君及整治羣臣使有等差善曰漢書賈誼
 上書曰整治羣臣使有等差善曰漢書賈誼
 及上廉遠地則堂高陞無級廉近地則**端委**
 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
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門良曰虎
 也言其端身委質於虎門之下也正直之言益
 開也謂恭請誅賈克以謝天下也

危難之間必致命盡死以存巨心盡禮匡救
 於君也自荀彧至此並魏臣凡九人善曰
 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執司馬文王會朝
 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
 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克以謝天
 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進於此
 不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見
 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見
 見致命已**堂堂孔明基宇宏邈**齊曰此謂諸
 字也堂堂盛貌基宇猶器度也宏器同生民
 大邈遠也善曰堂堂已見上文器同生民
獨稟先覺之向曰言形與生人同而獨稟先
 也覺寤也善曰孟子予曰伊尹曰天之生斯
 人使先覺覺後覺也孟子予曰伊尹曰天之生斯
標榜風流遠明管樂之翰曰流遠明管仲樂毅
 之才以自比也善曰孫綽子曰聖賢**初九**
 極其標榜有大力矣管樂已見序也

龍盤雅志彌確苦角反云潛龍勿用易謂乾卦初九

用之時潛隱於野雅志益堅確乎其不披龍也

德而隱者未升天龍謂之蟠龍百六道喪

也方書曰陽九厄迭也初八百六陽九之言漢道喪

千戈迭用一濟曰四六歲曰陽九之厄言漢道喪

亂遭此厄迭也初八百六陽九之言漢道喪

傳所謂陽九之厄苟非命世孰埽善本作零

百六之會者之厄苟非命世孰埽善本作零

零賢莫貢反良曰千年一聖人出五百一

賢也孰誰也零豈能埽濁氣也以喻亂也言亮

若非命世之賢豈能埽濁氣也以喻亂也言亮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

曰零孔安國尚書傳曰零陰宗子思寧薄言

氣也武功切今協韻音夢

解控翰曰宗子謂先主也寧安也亮以解也言

內懸急之災先主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善曰

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善曰

宗也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控告已巳能解

也引釋褐中林鬱為時棟庶人之服言去褐

也棄林野鬱然而起為棟梁之臣也鬱盛貌

言其為國之要如屋之有棟善曰亮為丞

相故曰時棟袁宏曰下諸人為棟善曰亮為丞

留盛仲明書曰是下諸人為棟善曰亮為丞

弘長雅性內融弘大長遠也言其思慮大遠

也融明也善曰亮為丞

漢書曰嚴遵雅性高厲崇善愛物觀始知

終善曰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

終善曰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

始以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

起清風銑曰備多塗道標立也言天下喪亂

善統之為政乃立此道振古人之清風網繆哲

后無妄惟時良曰網繆恩密貌哲后謂先主

詩曰無妄卦云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善曰毛

窮之災也之行夙夜匪懈義在緝熙匪非懈墮

政治以熙明也言其早夜非敢怠墮義在和明

事一見上文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與統議

舉便定此上計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有

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

去還救之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

志定成都此謂二略也先主霸業成也善曰蜀

不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此上計

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枝強兵據守關頭

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英名又喜將

去遣與相聞說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

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退軍英名又喜將

其兵乃向城都此中計也退軍英名又喜將

困不遠圖之先主然其計即斬懷沛還向

成都所過輒克公琰植善本字擬實在雅性謂曰此

字中正豈曰謨善本字擬實在雅性

性也公琰字也植立根本謨學擬比比也言琬立

善曰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桓桓魏武

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桓桓魏武

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貌曰桓桓魏武

朝也言其外託事漢以示天下而志欲掩取

吳國恃其戰勇輕忘吳敵也此所述魏武者

欲明周瑜赤壁破魏二軍之功也衡霍吳卓卓

二山名周瑜赤壁破魏二軍之功也衡霍吳卓卓

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人猶曰若

人也言瑜破魏於赤壁也曜奇謂日月星三分

善曰淮南子曰宇宙絃字宙而章三光高誘

曰三星也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

肩江表良翰曰此謂張昭也言其如鳥斂翼於鄉

也問且不見其才也表外也善曰吳志曰張

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中

士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史撫軍中

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

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比肩之手遜秦撫翼俱起毛

傳曰惟桑與梓必恭息肩于晉王略威夷吳

魏同寶遂贄善本作宏謨匡此霸道道也威

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

寶也貧助宏也霸道謂吳也善曰應瑒

魏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即位追謚

孫策為長沙桓王言策之薨時帝業未安而

善曰

六十四

善曰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桓桓魏武

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桓桓魏武

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貌曰桓桓魏武

朝也言其外託事漢以示天下而志欲掩取

吳國恃其戰勇輕忘吳敵也此所述魏武者

欲明周瑜赤壁破魏二軍之功也衡霍吳卓卓

二山名周瑜赤壁破魏二軍之功也衡霍吳卓卓

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人猶曰若

人也言瑜破魏於赤壁也曜奇謂日月星三分

善曰淮南子曰宇宙絃字宙而章三光高誘

曰三星也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

肩江表良翰曰此謂張昭也言其如鳥斂翼於鄉

也問且不見其才也表外也善曰吳志曰張

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中

士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史撫軍中

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

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比肩之手遜秦撫翼俱起毛

傳曰惟桑與梓必恭息肩于晉王略威夷吳

魏同寶遂贄善本作宏謨匡此霸道道也威

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

寶也貧助宏也霸道謂吳也善曰應瑒

魏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即位追謚

孫策為長沙桓王言策之薨時帝業未安而

南面寔由老臣良曰謂昭也南面天子也寔實也老

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才為世生善本

字世亦須才須賢曰賢才而靜言君臣相須乃成

其業也善曰蘇武答李陵書曰得而能任

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貴在無猜猜於臣也不可昂昂子敬拔跡草萊

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字銑曰此謂魯肅也子敬

以富於財好施與周瑜奇之因薦於權宜以佐時肅

三千斛與瑜瑜奇之因薦於權宜以佐時肅

見權說曰為將軍計者唯此謂吐奇策也構

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此謂吐奇策也構

立也雲臺喻帝業之高也荷擔謂賤者之事

善曰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為將軍計惟

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

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技迹莊王子

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子瑜都

之高高誘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

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諸葛瑾也

子瑜字也都美長善也直而不剛也言其

能諫而不犯逆顏色正直而不剛也言其

曰來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將命公庭退忘私位

豈無鵲鷦固慎名器與翰曰將命公庭奉命之蜀

無私面豈無急難之情蓋以奉君命不失名

器也此大夫矣私位謂兄弟之次也

曰吳志曰建安二年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

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

出毛詩曰公庭萬舞毛詩曰鵲鷦在兄弟

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假人

伯言蹇蹇善本作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

善本作獻替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

能字入則獻替其可否獻進也替廢也謂事有可

者進之否者替之善曰蹇蹇已見上文國

而賞善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

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

疑以挫前敵之鋒銳也然卒以正直招君主之

議遜上其紛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

潘巨當使寵秩有善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

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傅吳黎坐數與

遜交書下殺死權累遣中元歎穆遠神和形

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

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

也言其志思義遠神理清和形貌嚴整如珪

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駁玷

字上以恒匡上以漸

漸諫不為疆也善曰吳志曰雍放不用政職

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

以不言有物而行有恒子清不增潔濁不加

清不加增潔者謂時濁而不隨邪故不染也

日言得清濁已見上文仲翔貞亮性不和物

也清濁已見上文仲翔貞亮性不和物

而翻也仲翔字也亮明也性和物謂多見

諺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

歎過孫陽放同賈屈是志多正直故曰折而

不屈遭棄逐也翰曰屢摧逆鱗謂犯顏直諫也

文選四十七

六

馬者言賢臣不為君主所知乃遭遷逐則歎
 過於良馬之不遇孫陽也至是乎賈誼屈原
 身沒於荒裔也上自周犯顏諫爭權不能悅
 人善曰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
 權與張昭論及神仙也權積怒非一遂徙人而
 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人而
 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
 龍之為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
 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
 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不三黜楚辭曰孫陽驥蹄躡於弊
 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驥蹄躡於弊
 叢王子高對魏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
 嗟王石相探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
 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駁諫天
 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適去意
 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吊屈原楚賢
 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因自論
 說說衆賢千載一遇也說說衆賢千載一遇也

毛萇詩傳曰一遇說說衆多也使
 陳切千載一遇說說衆多也使
 整轡高衢驥首

天路也良曰高衢亦天路也
 賦曰書曰收整轡登樓奮翼投乘樂府詩曰力鄒
 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投乘樂府詩曰力鄒

無期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君之澤流也
 路隔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君之澤流也
 也弘安也挹善曰毛名節殊途善本亦
 長詩傳曰挹善曰毛名節殊途善本亦

同趣同趣曰理人之善曰周則殊道事君之義亦
 康贈秀才詩曰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
 日仰慕同趣曰理人之善曰周則殊道事君之義亦

用之不匱義在日用之終身不匱也
 落也善曰周易曰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
 日月星辰所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論語比春秋曰德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
 呂氏春秋曰德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
 論語比春秋曰德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

孝子不匱也尚想遐風
作重暉載挹載味後
生擊節懦夫增氣向曰言庶幾想眾賢之遠
使後生之賢擊其節操懦弱之夫亦增其壯
冠也善曰羊秀衛公誅曰仰晞遐風重暉
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
志

文選卷第四十七

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首

揚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封禪文一首

司馬長卿

濟曰封者封泰山禪者禪

事天告王者之功成銘於金石以

示後代知其盛德也相如嘗著此

文將勸武帝封禪相如死後武帝

方見帝異之

善曰史託曰長卿

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
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
一卷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之其
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之其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善本無生民伊惟

肇也昊穹天也張揖曰昊穹春夏
天名也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

辟以迄于善本作秦穎曰選率也率也率也率也

邇者踵武迹聽者風聲武迹武良曰率循也邇遠也邇遠也邇遠也

列代之君則循其近者繼跡可知遠聽者但
聞風聲善惡而已善曰漢書音義曰率循

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邇遠也風聲紛紛綸威蕤湮

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善本無也字言衆

多也言自古之君衆多其道湮沒磨滅不稱
紀放載籍者不可勝計張揖曰紛綸亂貌

善曰湮沒也繼昭善本作夏崇號謚略可道者

也勝盡也昭善本夏崇號謚略可道者

七十有二君向曰昭明夏大也言自古之君

稱道者七十二君有封禪之事文穎曰昭明
也夏大也德明太相繼封禪於太山者七十

有二人也善曰管子曰封禪若淑而不昌

疇逆失而能存言為君之道無有順美而不

昌盛者誰復有逆失之道而求其有乎皆以
有道乃可為也應劭曰周無也若順也淑善

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軒轅
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罔與罔同軒轅

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善本有得而善本無

聞已善本可觀也良曰五三六經載籍之傳

維見善本可觀也良曰五三六經載籍之傳

亦可見也維語辭也漢書音義曰五五書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善曰尚書益稷之

也文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善本有堯巨莫賢於

后稷后稷創業於唐祖曰銑曰創始也善始

曰漢書音義曰唐公劉發跡於西戎劉曰公

堯之世播植百穀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曾孫其德文王改制爰

周邠質隆大行越成言文王收制遠為西伯

於周大盛大道遂行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

曰邠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

成也如淳曰越於也而後陵遲衰微千載無

亡善本作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雖衰微而無惡

聲者蓋負積仁之德善終始之道使然也

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漢書音義曰美周

家終始相副若一也猶効之然無異端慎所

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善曰言周之先王創故軌

守先王之遺教規模又謹其遺教也

制垂業既慎其規模又謹其遺教也

跡夷易易遵也善曰夷平遵法也言周軌跡

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平易法則言周軌跡

豐也濟曰湛深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

厚也湛音沉憲度著明易則也垂

統理順易繼也統緒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

續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易是以業

隆於襁褓善本而崇冠於二后於厥所元終

都收卒於襁褓而周公攝政以致成王之位在

之功出於文武二君也度其發始之理終見

美德盡歸於周矣冠出后君揆度元始都美

文所卒盡也孟康曰繼綵謂成王也二后謂

武者遵法易也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

卒終也善曰爾雅曰元始也未有殊尤絕

跡可考於今者也良曰元始也言周德雖已

可今謂漢也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

施尊名號曰言周猶有封禪之事建明聖之

謂顯號尊名也大漢之德塗作逢字湧原泉勿

滴聿曼羨德翊扇反原向曰塗出流潤不絕也

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張揖曰逢遇也喻

徐廣曰洿漫也亡筆切旁魄莫蒲四塞雲布霧

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言德澤通達於四方如

善曰唯上暢九垓下沂八埏垓音延沂流也

八地謂八方也言聖化上也達九重之天下流

若危地之天際也言其德上際懷生之類霑

達於九重之天際也言其德上際懷生之類霑

濡浸潤善曰懷生皆霑天之德澤澤協氣橫

流武節森逝之濟逝也森疾風也之節如疾風

文選卷之四十八

四

其波也孟康曰通近也原本也遐遠也闊廣也
浮其首惡鬱沒闇善本亦作昧昭晰支列反下
沫仁惠之積澤則大惡之首大鬱積也昭晰明
沫之人皆變而為明也首大鬱積也昭晰明
皆化之也始為惡者皆湮滅暗昧喻夷狄
蟲閻改苦懌澤善本亦作回首面內濟曰閻歌也
天子之仁德也善曰閻奇愷澤音驛然後
昭曰面向也善曰閻奇愷澤音驛然後
園騶虞之珍群徼工麋鹿之怪獸良曰園養
虞瑞獸也徼遮也麋鹿麟也天子有德祥瑞
畢見善曰言騶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
書詩傳曰騶虞義也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漢
白麟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柢丁之

獸銳曰導擇也一莖六穗武帝時得白麟其角
共為一祀根言擇嘉禾之感有瑞也於庖犧
以祀一祀根言擇嘉禾之感有瑞也於庖犧
擇也一祀根言擇嘉禾之感有瑞也於庖犧
祭紀服虔曰犧牲也貉用也武帝以
白麟角共一獲周餘善本亦有一放龜于岐
本自以為牲獲周餘善本亦有一放龜于岐
蓄神龜於地沼之中至漢武世得之於岐
山之下獲得也放畜也文穎曰周放畜餘龜
於池沼之中至漢武世得之於岐
於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招翠黃乘龍
黃垂黃也龍真馬身黃帝乘之而仙
黃而招呼也禮樂志曰黃其何不見
余吾濯漑水也禮樂志曰黃其何不見
馬故言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囿賓於閭
閭館濟曰靈圍猶所居之鬼神接於所居而

方士巫人求神仙人禮之於間館之內也文頴曰是時上求神仙人禮之於間館之內也文頴

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靈園禮待之於間館舍

中奇物謫詭倣儻窮變也良曰謫詭謂非常漢書音義或曰倣儻卓異也奇偉之欽哉符

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向曰欽哉物謫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事變之

德薄不敢述封禪之事尚謙蓋周躍魚墮航休之以燎照力微夫斯此善本作之為符也以登介

丘不亦愿六女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落航目墮也休美也燎謂祭天也微無也介丘泰山也

王舟王以為為瑞乃登泰山不亦愿乎進讓之道瑞以為符應乃登泰山不亦愿乎進讓之道

又亦差矣謂武帝時羣臣請封泰山帝讓之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琰璣曰武帝得

兵鈴謀東觀曰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張揖曰進周也善曰小雅曰爽差也言周未可封

不介大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封禪張揖曰進周也善曰小雅曰爽差也言周未可封

禪為進漢可封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禪而不為為讓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

群生義征不諛相如假立之以發後辭號也曰諛順也文頴曰大司馬上公也諸夏樂貢

故先進議諛順也善曰諛音惠諸夏樂貢百蠻執贄輸貢賦蠻夷執貨而進也費夷貨

名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之君功美無雙古休烈善本作作

不特創見良曰休美烈盛諒及洽徧紹續特

不特創見獨創初也言美盛諒及洽徧紹續特

不特創見獨創初也言美盛諒及洽徧紹續特

不特創見獨創初也言美盛諒及洽徧紹續特

不特創見獨創初也言美盛諒及洽徧紹續特

符瑞衆變如應期而續至不見獨初見而已蓋
常有也文頴曰不獨一物造見也善曰創
也初創**意者**善本無**泰山梁父**善本作**設壇場**

望幸蓋號以況榮翰曰望天子禮紀聖號以爲

萬代之善義也蓋者辭也况善也榮美也漢

書音義曰意者言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帝封

禪紀號以表榮名也發善曰望幸也上帝垂恩

儲社將以慶成善本無此社福慶善也陛下

謙讓而弗發也善本無也字爲文頴曰弗發

發往契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也濟三神絕

地人也缺闕也言不封禪絕三神之意應劭

曰挈絕也李哥曰缺闕也韋昭曰三神上帝

太山梁**羣臣**愿焉良曰愿或謂曰善本作且天

父也

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翰曰天道闇昧而

異瑞也孟康曰天知道至化之道比天命固不

可辭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向

讓自古帝王若知此辭之則是太山無七十二

人之記而梁父之禮亦無幾何之跡漢書音

義曰泰山壇場無所庶幾亦各並時而榮成濟

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亦各並時而榮成濟

厥世而屈說者尚可善本作稱於後而云七

十二君哉**十二君哉**翰曰言自昔之君若辭天命不崇

度其世則屈指而說者尚可得稱有七十二

君矣言武帝不可讓也應劭曰屈絕也言古

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夫修德以錫

符奉符善本作以行事不為進越也賜符應

越踰也言天子修德則天賜以瑞應也天子乃奉瑞應以行封禪之事不為苟進以踰禮也為文穎曰越踰禮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

祇謁款天神勅功中嶽也向曰替廢謁申款誠則修禮於天地神祇以申其誠也將有事於

泰山必先禮中嶽以其處中而尊也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張揖曰言不廢修禮地祇告誠天神之義也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

幸泰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

黎元黎濟曰章明也至尊天子也浸潤也皇皇

哉斯事善本斯作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

善本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翰曰皇皇

大也卒或為本張揖曰皇皇義也卒終也貶而

後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從火日月

之末光絕炎焔以展家錯措事生謂經儒之

入也略教絕遠炎照展申家官錯致也言雜

月之光遠照也以依其官司以致其事業漢

書音義曰案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

月未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猶兼正列其

義被勿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

據之無善本字窮人義故將欲被飾文辭作

述此理以謂漢欲使諸儒著書也藝經也襲

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儒也孟康曰猶因

因無正天時別人事叙述大義為一經也服

書傳曰也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善本作

襲因也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善本作

與聲騰茂實良曰俾使騰傳也言使萬世之

後激揚大漢之餘波傳茂實之

首者用此明向王曰永長也鴻大也言古先聖帝

道也 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故謂掌

禮樂之故事者也 漢書音義曰 於是天子沛

普蓋切善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誠善本作

本作沛然溫潤貌俞然也朕我也言我誠往

裁將然封禪之議張揖曰係感動之意也許

皆切為沛善曰乃遷思迴慮揔公卿之議詢封

禪之事詢謀也 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澤之言音義曰詩歌美德也大澤謂天子之惠澤

之富博謂班班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

也富饒 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向曰天子之德如天覆

雲行貌孟子曰音義曰油然作雲 甘露時雨厥壤可

游齊曰壤善也遊也 遊也言祥瑞屢臻故可遊

也滋液滲疏禁漉何生不育 澤良曰雨露滋液潤

之生者不養也善曰說文曰漉音鹿 嘉穀六

穗我穡曷蓄蓄積也曷我之稼穡既豐何所不

不穡何等積非唯雨之文潤澤之也銑曰此非慮化

不穡何等積非唯雨之文潤澤之也銑曰此非慮化

澤也為潤非唯徧之我祀布護之非唯徧我

下大也而祀蓋君也布護分散萬物皆萬物熙熙懷

而慕之思善本名山顯位望君之來濟曰名

善也言此山禮明神位望天子之來幸也

顯曰名山泰山也若乎君乎侯不邁哉侯曰

也言往也李奇曰侯何禪般般之獸樂我君園

善本字作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貌祭游也

有瑞獸見名曰騶虞身被白黑文也章文也

陽雜也騶虞善曰毛詩駉駉是穆穆君子之

態蓋聞其聲今親其來收明貌穆穆君子之

貌也言瑞獸之形明美如君子之貌蓋曾聞

有之今乃親見其來也漢書音義曰駉駉和

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厥塗靡

予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厥塗靡

從天瑞之徵蓋天瑞以明君之道無從地應

此乃天道何從乎茲爾亦字於舜虞氏以興

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善本

字帝用享社稷十月往平時祭祀有白麟見馳

澤也為潤非唯徧之我祀布護之非唯徧我

九

會善本作有向曰三代謂宛宛黃龍興德而

升向曰時有黃龍見也宛宛龍貌文類曰宛

宛采色炫曜善本煥炳輝煌向曰龍正

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陽龍也言龍見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德也

又於書傳所載黃龍上德也漢本天子之德也

龍見當改爲土故云受命所乘也

明也如淳曰書傳換其比類或以漢士德則

宜有黃龍之應於成紀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示之純反濟曰厥言以表其道也

德不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

之曰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乎曰天與依類

託寓喻以封巒翰曰言依祥瑞之類託寓其

也漢書音義曰寓奇也巒山披藝觀之天人

之際已交上下相教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

翼向人曰披覽藝文圖書以觀國家之事天意

也言其相起發意信欲答天子之德而天子

猶兢兢而懼翼翼而恭恐天下未致和平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故曰於音鳥

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

辭也美之興必慮衰安必思危能致和平之化

尚猶恭懼此興而慮衰安而思危存不忘亡善曰

太公陰謀机之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格典顧

省闕遺此之謂也向曰祗敬也齊曰假大

也向曰祗敬也齊曰假大

重位常自顧省察恐政治有所闕遺言武帝亦然也徐廣曰假大也善曰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祇之道舜所以於大與猶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帝是祇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祇

劇秦羨新一首

子并序李充翰林論曰楊

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之下號曰新

揚子雲

立為皇帝國號新室是時雄

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已見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為羨將悅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善曰王莽潛移龜鼎子雲不能草玄虛室順性全真而反露才以加焉抱朴方之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懷祿素餐所刺

諸吏

良曰謂諸官也此推自稱善曰漢書

中敬大夫

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

陛下

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

渥惠

恩字本作 援擢倫比與羣賢並位

愧無以稱職

恩按於倫類與羣臣並位自愧

龍興登庸欽明尚古

至聖之德

作民父母為天下主

善曰漢書

執粹精清

善本清字

之道鏡

善本清字

矣

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

神明良曰參合也言明德方於天厚德比於

神明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也配五帝冠三王

開闢已來未之聞也善曰西征賦已臣誠樂昭

著新德光之罔極向曰新德謂莽往時司馬

相如作封禪文善本無一篇以彰漢氏之休

臣嘗善本作有顛眴縣病恐一旦先犬馬填

溝壑銑曰顛眴謂風疾也犬馬也言有疾病恐一

朝先於天馬而死善曰賈逵國

曹子建詩所懷不章長恨黃泉善曰左氏傳鄭

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萬分處

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

亦臣之極思也向曰見江文通善曰萬分處

書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許肝肝音始也敢竭肝膽

睢睢時混沌不分也善曰言混沌之地始未

權輿萬物始也睢睢而不定也爾雅曰或玄而萌或

黃而牙良曰玄天也黃地也言其色蒙籠始

異黃者天地之雜色也玄黃判上下相嘔

音氣相蒸而生萬物也嘔蒸也善曰言天地

文選四十一

善

地既開玄黃分判故天地黃禮記曰煦嫗覆育萬

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煦嫗覆育萬

物與嫗同况俱切煦愛初生民帝王始存

焉蓋將治也善物乃生其人則有帝王存

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父子有萬

物然後有男女有男有女然後有父子有萬

君然後有在乎混茫混茫混茫之時釁

也言當此時事物不得明察後世之人不可

得言其實善也言混茫混茫天開地未分釁

曰罕漫而不昭察之中與一時之言也莊子

厥有云者此善本无罔顯於犧善本亦皇

也其有可云者無有明於伏羲之皇者也罔

義中莫盛於唐虞邇廢著於成周靡無著盛

也糾合宗族于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

斯發翰曰孔子不其是司馬遷書曰仲尼死而

作春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

義禮智福兆民所以依託者無不云道德仁

言有斯因德及為神明所祚兆民所託善曰獨

秦嬴本求勿切善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曰

襄文宣靈之僭跡也言始皇因起

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庸邑之秦號曰秦嬴因

善曰史記曰秦莊公卒懷公卒懷公太子靈

德公立卒宣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子靈

公基善本作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始稱

王惠文昭莊並秦王謚也茂盛奮起也言秦

盛起本從此諸王為首也善曰孝公惠文

王襄王並已見李斯上書史至政破從子容

記曰文王卒子莊襄王立書史至政破從子容

本字擅衡橫并吞六國遂稱乎皇帝始皇守

縱字擅衡橫并吞六國遂稱乎皇帝始皇守

盛從鞅仲儀韋斯之邪政東曰政始皇守

皆諸侯連為援助之名始皇皆破之自專擅

其威也向曰始皇盛從商鞅張儀呂不韋

李斯之計以邪為政善曰史記曰莊襄卒

子政立初并天下號始皇帝從橫曰莊襄上商

鞅張儀呂不韋馳騖起翦恬貴奔之用兵曰

李斯皆秦相不韋馳騖起翦恬貴奔之用兵曰

馳驅善曰走王翦蒙恬王貴攻楚拔鄢又曰王

翦攻趙拔之翦子賁破定燕之剗楚滅古文剗

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剗楚滅古文剗

古語燒書言曰剗削也剗除也言除百家之

官所職天下敢有藏書詩弛禮崩樂塗民耳

目樂已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六韜曰先塗

民耳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濟曰流漂滌

其禮法也善曰流難然除仲尼之篇籍自

漂滌蕩謂除之也難古然字勒記也改制度

勒功善本作業善曰難古然字勒記也改制度

軌量咸稽之於秦紀之於秦史以紀其事述

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是以耆儒碩老抱其

言考校而著之秦紀碩大也禮官博士卷

書而遠遜老謂老儒也遜逃也大禮官博士卷

書而遠遜老謂老儒也遜逃也大禮官博士卷

書而遠遜老謂老儒也遜逃也大禮官博士卷

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七獷猛古

而不臻至也狙皇麒麟皆以秦如惡狗而不

也又曰獷犬不可說文附也甘露嘉醴也

景曜浸侵潭之瑞潛善濟曰嘉醴醴泉也

液曜景星有光曜也大第浦經實

巨狄鬼信之妖發皇向時第星妖星也賢落也始

東郡巨狄大人也言有大長五丈夷狄之

星也與鄭使曰明年星字入北斗星之為言猶第

也步內切音義曰經謂星出東入西出東方

為石漢書曰始皇時有大星入身長五丈夷

狄服出於臨洮鬼信謂神歌靈液善本作海

水群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平地神祇以秦無

道之甚故歇其靈潤滋液不降福祥海水羣

飛諭天下亂也善曰釋猶緒也言神靈歌

其舊緒不福祐之善曰釋猶緒也言神靈歌

從甚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懼也言為

也君之道兢兢恐懼不可離於身夫能貞而明

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皆濟曰窮極

邪也言帝王貞明者多祥瑞邪而暗昧者多

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仁義而感應瑞尚

聞有喪缺之理何有為壞廢之道而能全乎

言必無全者也徹猶廢也此亦微有意言漢

有仁義之德尚缺矣善曰言古帝王之興

有德依瑞應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

全立者乎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

言無也若順也桀紂之有談人君威暴侮亂者

則必比跡於桀紂之王善曰尚書曰若稽古

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夏況盡訊信善本

桀殷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行況盡訊作訊字

者我為酷暴安能享福久遠者乎訊除也私以

善曰況況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

不能也毛詩曰洒掃庭內毛萇曰洒灑也洒

與訊同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

奮迅成武功也宛葉地名善曰漢書曰宛葉

高社發迹在於豐沛滅秦道自宛葉自武關

與項善本有勳力咸陽項羽曰項羽力攻秦也

善曰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莫書沛公

謂羽曰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莫書沛公

又曰韓信因陳三秦易克項山東而帝天下

善曰漢書曰漢王位於紀水之陽善曰秦法始

充煩者應時而獨也古玄反善曰秦法始如字

儒林形

善本作

辟歷紀圖典之用

稍增焉

善本一作

公召秦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始如字

善本一作

善本一作

善本一作

紀數也

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

善本一作

善本一作

善本一作

良曰言漢繼秦餘近項羽起之號雖知其
 違於古道不便於人而猶因而襲之未
 除絕也善曰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
 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猶
 也**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濟曰
 弛廢也善曰為襲秦項道極數殫闇忽不
 故闕者不補弛者未張也道窮盡闇昧忽亂道散
 還不還曰漢道已極歷數窮既極曆數又殫故闇
 忽而滅不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
 能自還也**速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
 懷向曰上帝天也右土地也言秦為酷暴漢
 遠興稍寬其猶未能至治道極數盡朴散不
 顧而懷之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玄符靈契黃瑞**
 言上帝迴還而資助后土顧**玄符靈契黃瑞**
 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
涌出見翰曰玄天黃地也言天地符契祥瑞皆
 出而瑞之**渾**以**渤**善本字**洿**流**湔**川流海

契也黃瑞謂王莽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
 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
 之列焉涌**渾**以**渤**善本字**洿**流**湔**川流海
 出而瑞之**渾**以**渤**善本字**洿**流**湔**川流海
滄音庭之**渾**以**渤**善本字**洿**流**湔**川流海
霧集雨散善曰言衆也**誕彌八圻**善本作上陳
 天庭濟曰誕彌八圻善本作上陳
 散天下大廣於八其言下終八圻上列天庭
 善曰八圻猶八其言下終八圻上列天庭
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
 可辭讓云爾如日景動明德之聲天下所仰
 辭響飛滿於天淵之間故受命於漢必不可
 日震為雷炎光日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乎天
 淵所及遠也天淵已見答賓戲不可辭讓言

難辭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也向曰若順

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善日與天剖神符地合

靈契創億兆規萬世人規萬世也言創治下

儻譎詭天祭地事天翰曰奇大卓異變化之應

也周儻謂卓異也譎詭謂變化之速也其

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

有八章向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示符

登假格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室善本亦其疇

離之良曰言美聲上至皇天鋪布衍廣疇誰

煌煌真天子之表善本有也字卓哉

也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地方斯蔑矣湯有

白鳩丹鳥之瑞武王有白魚之祥高祖有斬

白地之應比之於此為輕蔑也善曰吳錄

曰孫策使張紘與袁紹書曰殷湯有白鳩之

祥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驗曰太子

已見封禪書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白魚也

當徑高祖杖劍斬受命甚易格來甚勤翰曰

言多也言祥瑞來現甚多也善曰格至也

昔帝續管皇玉善本又有隨前踵古或無

為兩治或損益而已善本作宣如善本作新

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向曰續繼也踵也

無為而治五帝皆隨前事追於古道而舜則

乃亡之論子曰新室委積意思垂拱治事也

善曰論語子曰新室委積意思垂拱治事也

可知也委交積也損益旁作穆穆明亦善本作

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平聲

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

良曰前人謂先王也若夫德不和勤則前王不當

天曰矣不懇懇則悟夫德不和勤則前王不當

也愷和也善曰言不勤勤則不尚書曰篤前人

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

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是以設秘府覽書林

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

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翰曰胤府書之秘胤

樂法制有所失絕者皆繼之善曰言以文

雅為囿固以禮樂為場圃胤續也紹繼也

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設炳

煥善本作照耀靡不宣臻翰曰懿美也律謂

量斗斛也金科玉條法令也神卦靈兆卜筮

也言此諸事於國政之要皆美而正之均而

照之崇而行之古文前典盡設而明之炳煥

靈尊之也宣編也文先王之式軫軒旂旗以示之

向曰式用也軫軒車也旂旗名也漢書曰莽有

差以示百官有節善曰式用也漢書曰莽有

立大夫卿車服徽冕各有差軫軒皆車也尚

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軫鄭玄曰

如今憲車也周禮曰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曰

交龍為旂熊虎為旗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曰

揚動也和鸞金鈴以節車行也肆夏樂名步

則歌之以中節也善曰大戴禮曰行以和

鸞趣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鸞和皆金鈴也

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步則歌之以中節也

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濟曰言制服有差亦明

貴賤也尚書曰黼黻而紉繡周正嫁娶送終以

禮曰公之服自袞冕而紉繡周正嫁娶送終以

尊之善曰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人之禮

親九族淑賢以穆之曰翰曰淑美穆和也姚媯陳

田王子之同族也尚書曰傳序夫改定神祇

九族五姓世世復無有所與夫改定神祇

上儀也善曰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人之禮

修百祀咸秩也統曰欽敬皆得次序也謂敬

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人之禮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文選

之望允塞濟曰允信塞滿也鬼神善曰言羣公

先正罔不夷儀不端曰百官羣公之治既正無

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命命姦宄寇

賊罔不振威尚書曰無不振夷猾夏寇賊姦宄紹

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也著盛也黃帝少典之子

葬之先祖善曰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

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

將祿厥祀於是封姚姁為初睦侯奉黃帝後

媯昌為睦侯善本作補王綱弛

者既善本作張炳炳煒煒麟善本作豈不懿

哉麟善本作厥被麟善本作

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而洽侯衛厲揭例

要荒濯沐都且深矣沈潛深也良曰甸內

謂近都邑也而洽謂被雷風也侯衛要荒遠

服也厲深澤也揭淺窟也濯沐繼雷也近者

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厲

揭已見而述善本作前典巡四民迄四嶽日

術法也四民四方之民也迄至也言法前代

帝王之典禮巡省四方之入問百年考農務

而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言法術前與

民者國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

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

于西嶽十月有二月增封泰山廣善本無禪梁

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向曰典常也言封禪之善事

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太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父者太山下也

小山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

漢高也或不受天命祥瑞之應猶或登山有禮者則始皇也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天對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太

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

暴風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溥海通

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善本有命之臻焉

盛貌丁當厥其也而望新君之至溥深也

神嘗設壇場以祭之而望新君之至溥深也

此堂齊景公曰將去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

回回內向嚮善本作嚮嚮如也足也

向謂順服於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矣

論語素王受命識曰帝者雖勤讓善本無惡

鳥可以已乎也翰曰帝者雖勤讓善本無惡

辭讓不事封禪之禮可以止乎言不可止宜

命賢哲作帝善本有與一篇奮善本三為一

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述良曰宜作帝與一篇

典合三篇以爲一書襄行於時以示來世舒

善曰言宜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令萬世常

戴巍巍履栗栗魏高世之德履其後常戴荷巍

也粟粟謹敬也善曰魏巍高臭又馨香舍

甘實向曰令天善曰言明德比於馨香甘實

故臭而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

善曰聆聽也言天中下訶謠純粹精和之正聲

伊嶷庶績越熙官善本伊惟凝成庶或喜則百工

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喜與古熙百字通庶績功越逾

衢提地釐通統其地以助君之安人也

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安國尚書

之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盛事此天下

可試為之也近

典引一首

并序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

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

班孟堅故班生將引堯事以述漢德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

隆郤善本作萌等名諸雲龍門固等六人詣

此門七略曰尚書即北海展隆然七略之為

壽或在哀平之際展隆小黃門趙宣向曰小黃

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

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

中寧有非邪銑曰天子令問周等云太史司

寧猶臣等對曰善平無等此贊賈誼過秦篇

何也向曰司馬遷秦始皇贊中言善本作向使子

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翰曰僅劣也言若

謂是輔佐秦亦未誠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

非是過翰曰固對此贊也即召臣入問本問此

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善本无將見問臣

具對素聞知狀更問之固既有此對天子召入

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

也固又具對本所聞知事詔因曰司馬遷著

非之狀於帝矣素本也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

名於後世曰揚言孝經曰揚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

與損當世非誼士也良曰帝言司馬遷以陷

朝廷與損漢司馬相如跨行無節濟曰謂私

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向曰周至於疾病

而遺忠子翰曰謂將死之時述天主上求取其

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

賢遷遠矣銑曰言相去遠也臣固常伏刻誦

聖論昭明好惡不遺細微善本作緣事斷誼

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良

刻治也聖論云司馬遷非義士之論臣固被

學景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

翰曰被學謂為學官也最舊言久也浸深極深也畢盡也言報天子之恩如天之無極

臣固頓首善本又有二字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

典揚雄羨新典而無善本作實實靡也然

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

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自才

及前人至觀隋和者難為珍善本无此一段不勝區區竊作典引

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善本无

近以言天子美明之盛德猶樂善本無啓

憤懣善本作覺悟童蒙為其事也光揚大

漢軼聲前世善本作代字良曰軼過也言

帝明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

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煙煙因煜煜於云反

混沌氣之初也元始也兩儀天地也煙煜天

地之氣蔡邕曰易曰太極是生兩儀煙煜天

一相扶貌也和有沈而奧有浮而清也向曰奧深

氣有重濁而沈深為地有浮輕而清明為天

也和同沈而濁者為天沈浮交錯庶類混成沈曰

地之氣相交雜眾類混合而成其形蔡邕曰

肇命民主五德初起銑曰肇始也五德謂五

承乃初起是法也尚書曰成湯伐夏間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

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同行始於未終於水則復始也同于草昧玄

混之中翰曰天地初開至理無名之君則同

易曰天造草昧混猶濁喻繩越契寂寥而亡無詔者系

不得而綴也翰曰君系之不連綴也詔言而後

蔡邕曰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漠亡聲莫

能以相告故易系不得綴連也綴知銳切

厥有氏號紹天闡繹亦莫不開元於太昊皇

初之首上裁夔乎其書猶可善本無得而修

也萬物曰其有名氏號令之君紹繼天下開治

首上古遠乎其書尚可得修治也闡開也繹

治也夔遠也蔡邕曰所依為氏也號功之

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

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

曰陶唐舜曰有虞經天闡亞斯之世善本作

通變神化函含光而未曜此太昊已上變通

神化其光不見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

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綽絕善本作者莫崇乎陶

唐銑曰稽考乾天降下也龍翼謂龍飛也炳

道下承龍飛利物之道則明著於典謨以善

百王之首而高大寬遠者莫崇於堯也善

曰翼法也龍法龍圖也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德亦命

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

功元首將授漢劉翰曰堯位不授其子而讓禹舜

契佐治能廣堯事夏氏之後遠成湯之業湯復遠成武王之祚夏殷周悉有至德股肱備

也則堯之道廣知舜禹賢聖之資以至於此而天乃歸功於堯將授漢命以為天子也熙

廣載事越遠也元首謂堯也其一蔡邕曰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

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

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荷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

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善

曰尚書曰熙帝之載元首股肱已見上文善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閣

而恒文乖彛倫數而舊章缺向曰俾使也三季謂夏殷周之

末也言使漢承三代荒亂之末值元龍悔窮之災日月暗昧星辰辰乖錯常理敗壞古書虧

缺聖教喪矣而漢能修之易云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懸象恒文日月星辰也彛窮

常倫理數敗也舊章古書也章昭曰季末也三季曰夫三季王之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

季曰王桀紂幽王也易曰元龍有悔窮之災也善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曰帝

乃震怒弗異洪範九疇彛倫攸斃左氏傳故曰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銑曰言漢室既興先

綴於學數立其制度補其缺治其亂玄聖謂孔子也

恬漠玄聖素王之道也春秋孔子曰亂玄聖謂演圖曰玄丘制命帝卯行也

相祖宗贊揚迪哲宏亮洪業表

文選四一八

言大舉謂聖洪業立助祖蔡宗贊揚前古以始受命

為祖繼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德備我

尼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蹈誥之言德備我

然其有文章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兹

也式法也章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兹

無茲禘矣且謂周公也密勿也衡謂伊尹也

言古道之興皆由孔子輔佐功成德廣比兹亦

之徒僂同也為之輔佐功成德廣比兹亦

小也阿衡周旦也密勿已見傳季友求賜劉前

軍變阿衡周旦也密勿已見傳季友求賜劉前

表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

二君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域所也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星而之象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

動其出也如龍潛而見天下文明而人利見

之似龍躍於淵自試欲飛之意也易乾卦九

四云或躍在淵自試也善拊翼而未舉則

威靈紛紜飛也拊翼未舉欲海內雲蒸雷動

電燿德振動也燿飛也胡縊智莽分上

字不泄其誅亥死而王莽誅分散謂身首相

離也言天子亦不臨而殺之者皆已自誅縊

莽皆先已誅天之胡亥為太子襲位為二世

始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

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漢兵從

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第等恐見虜掠私

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

之漸莖眾兵上莖商尸然後欽若上下恭輯

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然後欽若上下恭輯

善本作群后正位度宗向曰欽敬若順也敬

侯正位而就其尊號也謂即天子位也羣后

也言二主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

子正位有于德不怠嗣字善本怠作台淵穆之

讓讓于有德者自謙不能嗣於古先聖帝明

王淵穆深美之辭也善曰尚書曰舜讓于

德不嗣漢書音義韋靡號師矣敦奮撝之容

無號令矣衆陳列勉勞奮擊指撝之容也蓋

以威德自定也撝與麾同善曰言漢取天

敦勉也毛詩曰矣於牧野善曰言漢取天

下無名號師衆陳與麾音義勳勉善曰言漢取天

兼旄奮麾之容撝與麾音義勳勉善曰言漢取天

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向曰言當天心之正

也言漢德之盛如火炎上有其光明孔子垂

詩書禮樂以助相於時大陳王道亦如輔佐

漢室矣禮樂既盛故云蘊也蔡邕曰曰炎上

孔佐即孔子也能洋洋乎若德也良曰洋洋美

表相祖宗故曰佐洋洋乎若德也若順也

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濟曰誥誓謂尚

儀則尚書所載亦不及也誓鋪觀二代洪纖

蔡邕曰尚書所載亦不及也誓鋪觀二代洪纖

深之跡亦可探也洪大也纖細也洪大

善曰探也廣見文賦

宇同尚書曰肆予是故誼士華而不敷武稱
敢求爾于天邑商是故誼士華而不敷武稱
未盡漢有慙德不其然與故銑曰湯以臣伐君

華薄之事不為敦厚之道也孔子聽武王樂
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湯
樂見舞大濩曰聖人之弘樂也豈不如此慙德

皆以臣伐君也不其然與猶樂也而猶有慙德
邕曰武周樂也漢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
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禪而周

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
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非伯曰武亦
也豈不然乎善曰左氏傳臧哀伯曰武亦

猶於烏穆猗邦翕純皦皎繹亦周翰曰此商
用樂於宗廟之中也商頌云猗與邦與周頌
云於穆清廟孔子曰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

繹也皦如也繹如也於穆猗邦翕如也繼之純如
繹盛明之貌皆謂大也穆猗邦翕如也繼之純如
繹盛明之貌皆謂大也穆猗邦翕如也繼之純如

嚴祖考殷薦宗配帝尊帝天也言所以崇敬
祖考厚進馨香尊配享於上帝以配祖考
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於上帝以配祖考

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曰對越於天也
詩曰對越於天也
鄭玄曰對越於天也

哉向盛千載者豈不由能事鬼神哉言所以
曰向盛千載者豈不由能事鬼神哉言所以
君尚奕光曜流行豈不善曰言其代以臣伐

光藻朗而不渝善本有耳字大略曰誕大常
道審言一行放禮樂編籍光略其文藻明而不變
善曰審言一行放禮樂編籍光略其文藻明而不變

不於篇籍光藻明而矧夫赫赫聖漢魏魏唐基

沂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上乃况我大漢以堯為基上測源流以堯至深

也契湯之先祖亦事堯也稷周之祖亦堯臣

也故如孕而生之育而長之甄陶而成也甄

陶請以土燒器也蔡邕曰言測度漢本至

也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為之父母摸範

陶已見善曰甄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

緝熙相繼四宗謂高祖光武也重光謂明德

帝中宗明帝高祖光武緝熙明也蔡邕曰宣

編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大宗

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

重光曰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顯宗二祖

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神靈日照光彼六

幽地向四方天子幽遠之處日照天下也六幽謂上天

被四方表格于上日光仁風翔于乎善本作海表威

靈行乎鬼區蔡銑曰區方也鬼區絕遠之區也善

也尚書曰方行天下至海表鬼區遠方也

也毛詩曰覃及鬼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

不願濟不安而養之愚惡回邪瑣細微細者無

善曰願養也何細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

匪堯不興功也言明定三才明成其功非堯

不能興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

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

善曰周易曰易有三才而兩之道焉鋪聞遺策在下之

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道焉鋪聞遺策在下之

訓匪漢不弘厥道兵策曰鋪布也遺策謂古之

之訓謂政教流訓於下也言布修古者闕遺

之策使聞於天下政教流訓於時則非漢德

不弘其道也漢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

在下其訓非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

毛萇傳曰文王之德也至於經緯乾坤出入

明在天謂天之德也

三光其出入經緯猶政治也三光日月星也

盈縮之異也以其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

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

載地絃宇宙而章三光也

毫善字本亦芒渥恩雷於微細也渾元之氣內則

行於渾元內則微細也

性類修循善字本亦芒渥恩雷於微細也

理品物咸亨其已矣性類修循善字本亦芒渥恩雷於微細也

也品物謂萬物也亨通也言物得所盛哉皇

其已矣矣善曰易曰品物咸亨

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

與亢謂有德之臣也與堯繼世也百官也

有功之君也百王謂諸侯王也皆得其才能

榮名鏡照于宇宙則天子之道尊榮自古帝

王無與敵者元敵也善曰言漢之德能臣

古之列辟其功又為百王之君也四表曰宇

往古來乃始虔輩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

不敢論制作威德乃循謹敬勞謙戒慎自與

其成之功之謙自抑也

封禪之事言至謙也

善曰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兢兢業

業一日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兢兢業

禮制至於遷正黜色賓監平之事煥揚寓內

禮制至於遷正黜色賓監平之事煥揚寓內

禮制至於遷正黜色賓監平之事煥揚寓內

禮制至於遷正黜色賓監平之事煥揚寓內

光武封殷後改曰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監
 客禮之所敬視也此二代之禮樂也則禮樂
 漢然盛揚於天下也監視也寓內天下也
 蔡邕曰漢承周後當就夏正又以十二月為年
 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二月為年
 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
 巨等議以漢士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
 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之
 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首宣揚海內制作之
 事猶未章也善曰禮記曰聖人而禮官儒
 南面而治天下也改正朔易服色而禮官儒
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祀宗之髣髴雖云優
慎無乃憇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人本善
 作爾而進曰三公言禮官既不能傳述帝道
 也三事三公也寮官僉皆也尚書大傳曰
 無禮則憇善曰優謂優游也尚書大傳曰

周公作樂優游三年上陛下仰監唐典中述
 善曰三事岳牧已見上
祖則向曰高祖**俯蹈宗軌**武帝封禪之軌則
 也躬奉天經行孝道善曰地之經言天子身
 之經**博**數**睦**辨章之化洽睦上博厚九族和
 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巡靖
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天下衆庶之濟曰巡謀
 鰥寡之徒其惠浹也浹洽也安蒸邕曰懷安
 也保養也善曰巡有巡狩而安之也毛詩
 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燾**燾**扶**瘞懸**善木作沈
 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燾**元**瘞懸**縣字作沈
肅松羣神之禮備祭向曰此燾柴祭地曰瘞埋
 祭山曰肅雅曰祭天曰燾柴祭地曰瘞埋
 善曰肅雅曰祭天曰燾柴祭地曰瘞埋

曰疲縣祭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儀曰

言惑天子之德乃與常鳥之族集於闕下觀

魏皆闕也蔡邕曰鳳皇來儀儀

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儀

山書曰羽蟲三百有六

角馴毛宗於外園之類順於外園也乃與常獸

也毛謂獸也養獸之處曰廣雅曰麒麟狼題

禮修則麒麟來應之善曰廣雅曰麒麟狼題

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三擾縮文皓質於郊

瑞獸黑文白質也皓白也外曰郊此謂騶虞

曰騶虞也善外蕃輝采鱗於沼也天子此謂黃龍

則黃龍見善曰禮記曰聽龍在宮沼則黃

龍見黃龍善曰禮記曰聽龍在宮沼則黃

零於豐草天則甘露降善曰詩曰湛湛

露斯在草三足軒翥於茂樹飛曰三足鳥也軒

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飛曰三足鳥也軒

善曰楚辭曰鸞鳥軒翥而翔飛也若乃嘉穀靈

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坰

牧良曰坰牧也林外曰坰外曰言祥瑞朝夕見

天子寰日月邦勗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荒

國也荒遠昔周周字無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

麥莫之事耳之向瑞昔周成之時有白雉赤鳥

拒黍麥也善曰素雉白雉也毛詩曰誕東都

嘉種惟秬惟秠嘉麥推君曰秬黑黍也韓詩君

外傳曰貽我嘉麥君曰秬黑黍也韓詩君

動色左右相趨謂周之君臣相趨也其濟

濟翼翼我我如也向曰皆盛多貌也毛詩曰

我我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濟曰寅敬

也言嘉此瑞者蓋用昭明鬼神之感敬安

故作封禪也蔡邕曰毛詩曰嚴恭寅畏亦以

寵靈文武貽宴善本一作後見覆以懿鑠又益

也神靈於文武二王遺安公嗣覆以懿鑠盛也善曰

左氏傳遠啓疆曰燕翼子尚書曰垂裕後昆詩

豈其為身專有善本專一字上辭也向曰成王所

也蓋其以光祖考之德辭若然受之亦宜勤恁

而旅力以克厥道向曰若如此受命之專漢

陳也以克姜祖考之德也旅陳也啓恭館之

金滕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向曰洛陽金

之所也金滕周公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絨之

以金書云天球河圖在東序東序也祕

寶則河圖也此二物皆可以占驗受命之

故開而進之以流傳其占也占驗受命之

宗廟金滕之所在亦宜勤思陳力啓恭館之

圖在東序流演也亦宜勤思陳力啓恭館之

福之以演禍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章曰亮信

也言圖書者所以示信天命以明賢哲之道

信至明而行之天賜孔鯀先命聖孚也濟曰孔

先王繫命聖人信行之也孔謂孔子也

文選四十八

三十一

誠也體行德本正世堯所履今天子復蹈

信也王遂吉丁辰景命也良其吉順命以劄制

王者之明命也此吉當此時者皇天之大命也

和神禱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蔡因定以

三靈之蕃煩社厲放唐之文明所朝曰封禪者

人蕃多祉福廣帝堯之明禱矣三靈善曰地人也

天也書旋機幹曰子見志禮祭故唐之文頌尚茲事體

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然寐之此事體大而信

之聖弘也信能寤寐常止於聖上之心也大體

戴禮曰神明自瞻前顧後豈蔑清湖心勅天

善字示乎之翰曰言天子可以瞻前顧後以

善曰前謂前廟祀文王過尚書曰天也毛詩伊考

序曰清廟祀文王過尚書曰天也毛詩伊考

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六七十有四人向曰

也遂古乃降戾爰茲作六七十有四人向曰

古之初誰傳道之古也善曰楚辭曰遂

加之二有不俾而假素問光慶善本下可造章

素曰言自古君王有天命不使封禪假章

素曰言自古君王有天命不使封禪假章

素曰言自古君王有天命不使封禪假章

素曰言自古君王有天命不使封禪假章

素曰言自古君王有天命不使封禪假章

遺其篇章而今有其善本作如台貽獨闕也良

自封禪之君豈有善如天子之德其安可

曰台我傳也是時聖上已善本作岳精潔神

苞舉藝文封禪也將也辟儒俞善本以

甘老翰曰訪問也俞謀於故治問言天否

之斟酌道德之淵源節本作覈胡仁義本善

字作誼之林藪以望允符之臻也向曰斟酌

言與君位也老道德之深源尋仁義之林

饒也食也大實也臻至也覈水深曰淵也

之深本叢也仁誼之叢無水曰叢言六與華自道老



